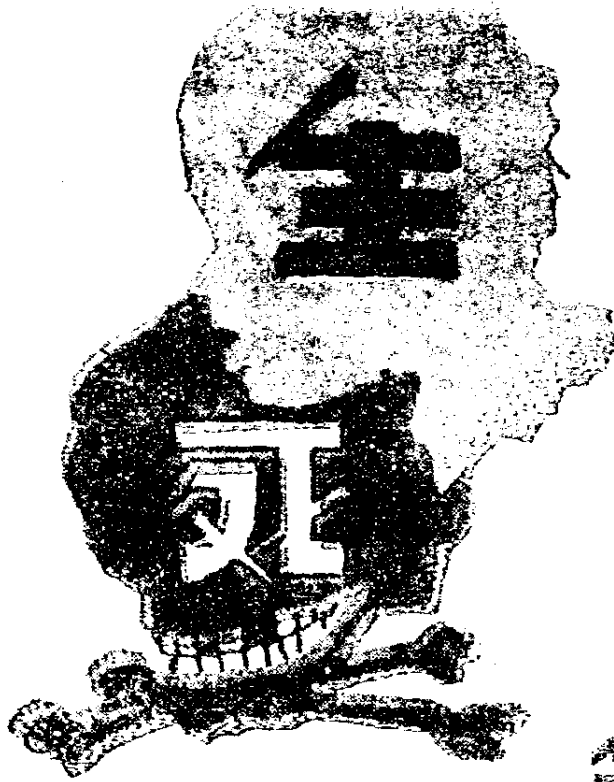


文藝叢書



金巴

上海前進書店出版

叢文
書學

生

死

目

錄

序	童	脈	家	搬	定	看	人	現	過	現	匹
言	年	脈	長	家	於	墳		生	實	去	實
.....
一	一	二	四	八	二	一	五	二	二	二	三

805729

希伯先生	二九
景女士	三二
牛 皐	三六
史 某	四〇
經國美譚	四三
獸 皮	四九
文 明 戲	五四
生 意	五九
司機生活的一角	六一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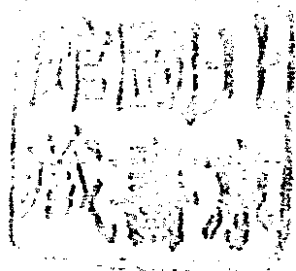
我最怕的敵人，不是任何有形的物體，而是詩人所咏的

「它悄悄地來了，

又悄悄地去了」

的時間，有一種藥材或者一種微菌，能够改變人的容顏，或者彷彿小說裏面的法術，甚至於可以容人三十六變，七十二變。但是變來變去，孫悟空依然甩不脫我佛的批語，猴性難改。有些人比較進步，也聰明了，曉得即使學會了隱身術，也逃不出塵世的存在，與其拜佛求仙，茹素打座，倒不如簡簡單單，改換一下名姓，如今人事複雜，住在一個偏僻的弄堂，大家可以終年老死不相往來，一個地道的都市人，往往不免這種類似的謊言。我有一次和一個上海佬初次往來。我請教他的尊姓大名。他取出一本厚厚的名片夾，端詳了一下，抽出一張，看了看，塞進去；然後另外抽出一張，搖搖頭，又塞進去；最後，他抽對了，決定用這片子上的名姓和我結識，把它誠惶誠恐地遞給我。我納悶他爲什麼帶着那麼許多不同的名片。可是，無論他姓張姓王，我之於他絕不因而少所戒心。他抽不掉他上海佬的靈魂。

我們恭維一位英雄，常說生死不足以動其心。就是因爲生死，雖說是人生獨一無



二重要的變遷，變不掉還不走那無從把握的內在。如今有千萬勇士，每天冒死保護我們這些弱者，終於爲了我們死掉。山河即令改色，然而氣可貫虹，英靈終古長在。沒有一件東西真正可怕，因爲沒有一件東西能够毀滅我們的靈性。只有一件東西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我們的世仇，不共戴天，而又攜手同行，怕它而又無所用其逃避，就是那虛無一有，而又無所不有的時間。

昨天翻看一本野史，記述山西辛亥革命，有一節說民軍來一到襄陵城外，聽說城內無兵，但城門却緊閉不開，於是架不住一天的飢寒，有人主張攻城：「這時前隊有一少年壯士，名張博士，性情激烈，不耐煩，看城門下有縫便脫衣伏體；匍匐而入，頭已入足不能進，呼人從外脫其褲，乃赤條條的爬進城門內，由城牆遞進一把刀去，博士便舉刀用力斬關，而城門開矣。」我和這位張博士有過數面之緣。我常常聽他談起當年的英勇。他的個子不算高大，身體不算壯實，但是他的氣概有些凌轢，聲音特別洪亮，自然而然引起一個十三四歲孩子的崇拜。

就是這樣一位具有英雄底子的志士，八年以後我們相遇，一種說不出名目的東西變了他的氣質：聲音低了，澀了，滑了，甚至於臉上落了幾塊肉，露出幾塊骨頭，合起來喪失了他原有的配合的諧和。他討了一個妓女做妾，吸上鴉片，當光了，借盡了，投靠他小學校教書的糟糠老妻。老妻不堪他們的需索壓迫，躲回家鄉。他們流落在天橋一家

破房子過活。怎樣過活，只有天知道。如今看見我，楞了楞，他硬掙下腰，透出一付可憐模樣，擺出親熱的口吻，好像我們有過密切的友誼：

「你不是二爺！長得這樣高！大學畢了業沒有？真好！真好！人人誇你學問高。有學問，不像我這草包，不愁沒有飯吃。說是你常給報紙投稿兒，我也拜讀來的。的確好，有味道。你是寫小說，還是編戲本子？你一定賺了不少錢。二爺，我可不走運。我窮了。我就沒有關過。想當年我做學生軍，跟清兵拚命，那時你父親做將官，我從城門底下爬過去，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只要門洞有一個人，我的小命就算告了終。可不是，我窮了。你父親死了真是的！我那時頂跟你父親要好，你那時還小，不記得。他要衝鋒全仗我，」然後他打了幾個冷顫（這時是冬天，他穿着一件破布夾袍，）咳嗽了幾聲，縮住手說下去道：「是的，全仗着我！我窮了。你父親在着，我不會寒餓到這個地步。二爺，你帶着錢，方便我些。」

他的語言，聲調，姿勢，甚至於他的靈魂全變了。我最後曉得他建立的功業，是糾合了幾個地痞，在飛沙走石的寒夜，翻過矮牆，扭開箱鎖，偷了我孀母幾身從漠北帶來的皮筒子。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個發奮有為的青年，一個辛亥革命期間的志士。這只是時間酷虐的一個例子。它比死還要厲害，居然把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者克服了，克服到永遠翻不了身的沈淪的路上。死不過收去他的身子；時間却收去他的靈魂。

但是，這並非一個窮兇極惡的例子。有的人榮華富貴，退而魚肉鄉里，進而喫喝租界，實際就墮落的範圍程度來看，只有等而上之。他們有身分來掩飾罷了。我兒時接識的一羣辛亥革命志士，不出十五年，前前後後，彷彿一片一片的殘英，大半散出我的神龕，隨風揉在泥淖。當年爲了顛覆滿清的統治，他們踏着一雙草鞋，帶上幾串麻錢，便無所顧忌，出生入死，分頭接納草莽之間의同志。仗着一片赤心，他們奔往那唯一宏高的鵠的。民國成立了，他們有了安逸。物質文明搖動了那洋溢在胸頭的熱情。他們和時間妥協了。他們發見自私是道義的另一個解釋。然而時間驅了他們，也騙了我！我的神話，等我長大了，在我現實的鏡頭之下十九變了質。於是我領會了沈默，自苦於人事的無常，時間是一個大奸細，一轉眼就出賣了我的靈魂。有些人對付他們的敵人，忍出去道：『看誰鬥得過誰！』怕死是時間的臣妾，貪生是時間的寵倖，而對付這最大的敵人，消極的有曾子的一吾日三省吾身，『積極的却也只有捨命相拚一個辦法。這至少表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它一天一天逼我，我一天一天和它算賬。我要是不能夠制服時間，總可以和它拚個兩敗俱傷。何況有的是英雄，不上兩三回合，就把時間一脚踢在底下。有的民族中間，日本人最懂得，也最怕我們懂得這個道理。

文學叢書
生 死

童 年

爲什麼目不轉睛，我看他看了這麼半天？我想不出理由。可是我盯住他紅潤潤的面孔，好像要把自己化進他天真的生命。他圓圓的小臉，本來就紅，如今紅得更加可愛，他發覺有人看他，從上到下，掃了我一眼。對於我，這一眼充滿了意義。其實覺得我平常，他早就牽住母親的手，望向前邊的假山，忘掉了我。這是這樣一個澄明的清晨，這樣一個鳥語花香的時辰，彷彿夜裏遭了情人的遺棄，我躑躅在城市中心的公園。

我遠遠跟在他們母子的後面，懷着一種沈默然而固執的企望；我並不注意他們母子的關係，根本我就沒有看清母親的面容對於我和通常的婦女一樣，這只是一位婦女，而且和通常的遊客一樣，一名遊客而已。在我意識的迷惘之中，我僅僅感到他一個人的存在，同時我自己，呼吸於他的宇宙之中，猶如一隻雛雞，俯伏在母雞的懷抱。他第二次回頭的時候，彷彿息息相關，倚住綠油欄杆，我向他微微笑着，和滿園的鳥語花香一樣。和溫暖的陽光一樣，我的微笑也許逗留在他的感覺上面，然而絕不會兜來他的注

意。

這可愛的童子，充滿了生命的活力，絲毫不顧到四外的世界；我的目光隨住他，猶如他的母親隨住他，完全受他的強烈的意志與衝動的支配。這只是一個將近十歲的童子，好像握住了他的母親和我這陌生人的行止。但是漸漸我失掉了勇氣，坐在欄杆上，望着假山，假山下面的溪流，溪流一旁的竹子，墜入自己的回憶。挽住母親的手，他跑上山道，從我的眼前消失。我以前似乎見過他，但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環境，我却再也想不清楚。

我彷彿遇見了故人，一剎那間，失之交臂，我踏着記憶，走回我的寓所。但是，打開我終年沒有打開的影冊，哦！就在第一頁上，我發見了我遇見的童子，同樣圓圓的小臉，同樣柔和的線條，同樣天真的神情，活潑的儀態，而且同樣不屬於現實的世界。這不是外人，正是我自己，十一歲的我。若干年以來，我和他忽忽地分了手，丟了他，也就忘掉了他。如今這可愛的童子，又來了，帶着一點點的憧憬，却不是我。

脈 脈

據說人與人息息相通，我也這樣想，而且例子，俯拾皆是，舉了出來反而覺得多餘。形容這種情態的字眼兒，大約脈脈是最好的了，所以一到男女初戀，我們總避免不

了這兩個妙不可言，然而俗透了的字眼兒。這不僅僅俗透了，而且如若你允許我說，這傷透了我的尊嚴。

我一個人靠着河畔的欄杆，是暮春吧，水上漂着初綻的荷葉，幾乎沒有一枝亭亭玉立，探出水面，叫人覺得荷也屬於什這君子流亞，一些細挑的嫩綠的竹子，在一個牆犄角，迎住黃昏的微風，搖曳着，點綴在這荒涼的北方，低低訴着寂寞一類的春情的詩詞，這裏沒有蒼老的松柏，那遮住了人的永生的高大的樹木，而淺淺的灰藍，掛着幾絲粉漉的飄帶，浮遊在明澄的清空。遠遠有兩塊青石，好像隨手扔在天井，沒有打算叫人來坐，然而人却歡喜坐到上面。

只有我一個人，貼住河的欄杆，望着大大小小的蟲魚，穿過新藻，來來去去地遊戲。我沒有看，然而這一切的景物，彷彿輾在黃昏的雲霄後面，朦朧向我的心底。我一點力量沒有用，卻佔有了牠們溶化在同一的情調裏。

忽然我回過頭，瞥見一塊青石上，坐着一位素昧生平的少女。我明白她望着我——也和我望自然一樣嗎？而我望着她，也和我望自然一樣嗎？但是我鬆散的心收攏了，漸漸尋見她的核仁，向中間聚集起來。我併沒有正眼看她，我這道貌岸然的哲學家！却知道她的視線射在我身上。尋找什麼呢，你這情竇初開的春天的少女？

我開始動搖，和牆犄角的竹子一樣，在一種宜人的孤寂之中，覺得自己顛索起來，

她欣賞我哪！

我的靈魂，彷彿煽着銀翅的小精靈，淺流似地歌唱着。

她的五官長的有理想那樣完美嗎？根本連她的美我也不清楚，一直我就沒有着她，但是她走開了以後，我的心裏，和河牀的污泥一樣，種下她的情影，一個傷透了我的尊嚴的觀念。

她吸了我一部分靈魂走了，這玩世的酷虐的少女，走了。於是我開始憎恨，是的！我很這忝有性靈的人，將我的尊嚴輕輕賣給一位不相識者的瞳仁裏。

我说不舉例，不幸我舉了，而且舉了我自己一個例。和我一樣，你也有的這種境界，然而你否認這一刹那的情思，却以為脈脈是人世最美麗的輕盈的字眼兒，但是我一個多病多感的弱者，却覺得這惡毒，和一個蝎子一樣，有一根螫人的尖刺，藏在尾把的端梢。

家 長

在男性社會中間，家長是我頂弄不清楚的一個觀念。我從小沒有想到家長屬於那一門，那一類，是怎樣的身分，是怎樣的地位，直到我自己最近成爲這種奇怪的家畜之一。這不是說我自來沒有感到家長的權威，或者尊嚴，對於一個孩子，例如我，一切只有一

畏——這個字來表現，至於另一個「敬」，說實話，一個十歲的野孩子，特別是鄉下孩子，根本就不體會這同樣屬於人世的另一種精神作用。

這話當然不便應用到人人身上。我只是把自己當做實例來講。別人我不知道，我不能分身進去感覺。但是，我自己，我敢說，生下來就好像怕一個人，一個修短適度，白面書生的中年男子——不用說，是我父親，我怕他。現在叫我回憶從那一天怕起，我實在沒有力量做到，反正我可以相信好像一落娘胎，我第一聲的啼哭就是衝着他來的。我真怕他他並沒有繞腮鬍子，也不永久纏着面孔我還瞥見他背着我們摸摸母親的臉但是一聽見他咳嗽，或者走步，我就遠遠溜開，萬一沒有第二個門容我隱遁，只好垂直了一雙黑曲曲的小手，站正了，恨不得腳底下正是銅網陣的機關遂道。我想不出他有多大的生殺之權，不過我意識到這是我眼前唯一的人物他吩咐人，差遣人，從來沒有被人差遣，被人吩咐母親背地埋怨他兩句，然而也只是背地罷了。

我必須聲明一句，就是我僅僅當着他怕他。他不在眼前，我就活像開了鎖的獼猴，連跳帶竄，一直蹣上房去。他出去了，這寺廟一樣清淨的院落，彷彿開了闌忽然一聲喧響，四面八方全是回應，兄弟姊妹湊在一起，做成熱鬧的市場什麼都變了。玻璃砸了一塊瓶子豁了一角；桌子壞了一條腿牆上多了幾道鉛筆印子；最後，勾針也許扎進姐姐的手指，姐姐疼哭了，我嚇哭了；父親在前院說着話哪，一切仍歸平靜，甚至姐姐忘掉

疼。不哭了，我更一溜煙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其實提心吊膽，我藏在後園一叢丁香後頭。

然後我捱了一記耳光。

我哭了，又不敢哭了。

在這些無數，的耳光裏面，我記得最親切的，也最顯家長尊嚴的，差不多回憶起來我最感興味的，是我忘記給他磕頭拜壽的那一巴掌。直到如今，有十五六年了，我還得右半個臉紅腫着。尤其難堪（不僅是我，我父親同樣難堪）的，是坐了一屋的客人。在不同的情境，這傷着父子雙方的驕傲。——但是我說的太多了，或許有人要笑我不知羞了。然而，假如我告訴人，現在我也做了家長，也有權利打自己子女的耳光，誰敢笑我一個不是？假如我再告訴人，我倒羨慕那些捱耳光的日子，唯其我如今做了家長，難道我因而有失家長的高貴？

我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別瞧我是家長，或者正唯其我是家長。現在我曉得父親爲什麼老是繃着面孔，因爲他要弄錢養活這一家大小；爲什麼他必須繃着面孔，因爲他要維持他既得的權利或者無從辭職的位置。我開始尊敬他；我瞭解他的苦衷。在所有職業之中，家長是終身而且最不幸的一個。他的上司是社會國家，下屬是羣一無所能的婦孺。他作愛得躲着子女，或者太太；他嘆氣得躲着子女，甚至於太太；他讀書得躲着子女，尤

其是太太。他得意的時辰，就許是他失意的時辰。他夢想了十年雲崗，梅蘭芳，峨嵋山，甚至於中山公園。「明天我們結伴兒去，好不好？」明天？他搖搖頭：我不閒在；我二孩子病了，出疹子。」

這種不可避免的累贅，並不足以證明家長之不可爲。曾參唯恐家長之不可爲，特地創造了一個「孝」字，來做父親或者家長的護符。然而在人生的現象裏面，最難令我理解的，正是那塊「父嚴子孝」的匾額。無論如何，家長在無形之中佔了便宜，卻也一概不假。我可以強子女用功，說是爲的他們好，甚至於像我父親，打他們一記耳光；我可以逛八大胡同，碰見兒子，罵他一聲不肖，打他一記耳光，把他從我心賞的小班踢走。然而這還顯不出家長的威風，我可以爲了一粒芝麻，摔壞蘇漆小凳，或者扔破乾隆時代的細磁瓶，沒有一個人敢說我，除非愛財心重，事後我輕輕自怨自一句。我必須守舊。我可以開出一批賞心悅目的方針，例如，頑固，蠻橫，拍桌大怒，不置可否，衣冠整飭等等。然而一個家長最堅固的城堡，卻是緘默。這是進可攻、退可守的無上戰略。從我做了家長以後，我明白這怎麼容易，又怎樣困難。這要來的自然。我有三字祕訣奉贈，就是「言必中。」所以，我學來好些爲人的道理，從我做了家長以後，不幸是我立即發見我老，老到尋不見一絲不負責任的赤子之心了。

搬家

說到人生，我們就想到什麼路，什麼譯，然後來上一句什麼雲烟過眼的慨嘆，結束這塵世間的留連。其實人生什麼也不是，只是從紅門搬進綠門，從朱門搬進紫門，最後搬來搬去搬膩了，索興搬進一座黑門，從裏倒扣住，再也隱居不出罷了。我說，從裏倒扣住，是爲我這一類人設想。因爲像我這一類人，固然不敢說什麼視生死如敝屣，然而把死看的和隱居一樣，倒也不假。

但是我怕極了搬家。通常，我走出這座大門，和走進這座大門，原是一般分量：出去了我很歡喜，回來了我更歡喜，出去了，我曉得自己還有一個家，於是在空虛的心頭，這做成了一點點實質的物體，讓我還知道有所惜戀。我興興頭頭回來了，遠遠就望見那名義上屬於我的紅漆大門，和門前的四棵大樹——是什麼樹，我從來沒有弄清楚過——，還有那一對缺鼻斷腿的小獅子，舞爪弄舌向我迎了來，同時我明白，我心愛的人們都在各自的屋裏過日子，或如從文愛用的那句話，打發日子過。一切落在我的精神上，彷彿水流在石頭上，或者小鳥歌唱在樹枝上，於是房東客客氣氣告訴我，或者別的原因強迫我，我必須搬家。然後我覺得，好像我正在做着一場春夢，叫人猛地一棒喝醒，發見石頭壓着了水，樹枝倒向小鳥，而我必須移動那從來沒有分量而現在沈重極了的家。

我在半個月，甚至於一個月以前，就得加細思索。我承認現在住宅有的是缺陷。從前不預備搬家，隨牠去，人生原不過是一個苟安。但是，既然要搬家，我和自己或者我心愛的人們盤算道，我們一定要找一所新房子補起舊房子的遺憾。我們分頭去尋房子，累極了，回來講着各自的遭遇。第二天，我去看我心愛的人們看過的房子，他們去看我，看過的房子，累極了，回來比證一下各自的印象。沒有一所房子合意的。有的房子，沒有攔煤的地方也還罷了，好在院子靠牆犄角照樣可以存放。但是有的房子簡直沒有老媽子的下房，不說老媽子偷了點兒什麼沒有地方窩藏，——因為我總疑惑做老媽子的沒有好人。不知怎樣有一天，真是累極了，帶了老大的懊悔或者剝削的興奮，我們定妥了一所新居，一所完全和舊居不同的新居，大門也許朝北開着，小獅子沒有了，根本樹也沒有了，甚至於大門一丈開外那座讓我提心吊膽的雨水坑也沒有了，一切是光的，赤裸的，和一隻脫了毛的夏天的駱駝一樣，那樣枯瘦，然而又那樣輕便。

我們交了定錢（在這以前，我們自然要當着房東把房子的毛病盡量指摘給他看。）我們籌劃怎樣搬運。排子車容易毀家具，而且大街往往不許通過，有時從天高繞過小胡同走，一直繞到天黑還沒有繞到。貴就貴牠的，還是用戴重汽車罷。我從來沒有檢點過我的家和家的內容。我可以說，從什物安放的那一天，至今沒有更多瞥過一眼。因為如今這一移動，我開始覺出我的富裕，家的繁複，什物的雜碎了。老天爺！我有這麼多的

家具！這麼多的碗筷！這麼多的鞋襪！我奇怪平常都在什麼地方，如今趕趁出來叫我注意注意牠們！我看了十年的羣強報，動也不動，積的和一座小墳一樣，也和小墳一樣長了一身青苔。老媽子何以不想到把牠們換了洋取燈使。難道我就那樣戲迷，她們還以為我要存了小報過癮？連洋取燈也花錢買，無論如何，這是一筆開銷，一筆絕對可以廢除的開銷。我得警告一聲我內人。

我們整個搬過去了，我剛要揩把臉，就聽見我內人嚷道：

——新民！你忘記我那包獅牌牙粉了！

一包獅牌牙粉！當着一羣雜亂人等，她差不多要哭出來。這太貧氣，當着一羣半生不熟的雜亂人等。這傳出去會招親友說笑的。我回敬她道：

——你早幹什麼來的！

她不言語了。但是老媽子又喊起來了：

——怎麼好！洗衣服搓板，還有半塊胰子，我放在門背後，忘記裝進筐子帶來了！我正要轉過身去，就聽見我內人在套間連聲呼喚着：

新民！新民！你來！你來！

我跑進去，我的老天爺！也不知是那個渾賬東西，把小箱子（樣子像皮，其實是紙的）放在磚地上，又往上積了一隻她陪嫁的大紅漆木箱子，正好把小箱子壓的腹破腸

流。

這一切應有的忙亂，例如沙鍋破了一條口子，沙發椅子撕了一條口子，總之，終於隨着夜而安靜了。我躺在牀上我內人的身旁，心裏只是煩。我思維道，我應該洗個澡再睡才對。我側過身看着她，她睡的很香，簡直打起呼來——活像一隻蠢豬……我們睡在一間面北的屋子，那樣好的十五的月亮，照不到我們的窗上。什麼都變了。我明天還得忙一天，後天……我得打起精神來應付這新的開始。

第二天，差不多十點鐘的光景，我好不容易睜開眼，就聽見老媽子在堂屋向太太數落道：

——真想不到，從東城搬到西城，近處的香油倒貴了一分錢哪！不過，太太，咱們旁邊就是一家豆腐房，不說新鮮，也怪便宜的。

我嘆了口氣。我可以天天吃豆腐。這次搬家總算四鄰相宜。但是，說真的，我唯一的希望，是丟下這一切，一個人，只有我光光的一個人，要是再搬家的話，搬到一個清淨所在，把這屬於家的一切（甚至於我內人）留給我現在的房東，免去這些無謂的麻煩，無謂的爭吵，因為，說實話，過了十天，我又忘掉因搬家而起的苦惱，覺得我的家又是似有似無地那樣可愛了。

四月十八日

定於一

死了一個不相干的男子，我走去弔祭他。看見有人行近靈槨，在白帷後面，拍着地或者架起棺木的高凳，那未亡妻如有所觸，忽然放聲大慟起來。單調而沉悶的音樂伴着她的獨唱。這差不多是我聽慣了的辭句，永久用不同的聲音，相同的腔調，送到門外街上，一直落下行人的心裏，和一陣冰雹一樣，打碎了孤身者尋找伴侶的念頭：

「我的兒呀！你可捨了我走了呀！丟下我苦命人兒，好不可憐人的呀！我的天兒呀！你狠心的爹呀！叫我好不孤苦伶仃，從今找誰呀！……」

無論自己如何感動，從裏到外總禁不住一陣肉麻，不是言語可以形容出來的理智的懺悟，我奇怪他死了，她——這整日和他打鬧，甚至於幫他早死的女人——居然會和遺失珠寶一樣，潑婦一樣，直着嗓子喚他回來。這裏一點沒有做作——差不多有些不害羞了，當着半生不熟的弔客，那樣蠢蠢地，質直地哭着。然而她自私，倒是真的。她哭的是她自己，悲傷的更是她茫茫的前途。

她怎麼樣能够哭那死者，一個永久打不進她的存在的男子，一個似乎有意誑騙她的真情的人？從相識的那一天開始，他就要求——什麼不能要求呢？她愛他，猶如一年前，他寫匿名信，發了各樣的誓來愛她。於是他俯首挽臂，緩緩踏着月夜的草地，醉醉於

自然的一切，而交流在彼此心胸的情緒，正是耳際天籟的音鏗。於是奏完了一曲，彷彿兩雨讚美，他們不時仰起頭，將嘴湊在一起。然後男子抱起她，坐在欄杆上，同時男子倚在她的身旁。女子彷彿醉了的桃花，落滿一溪，望着深碧的天空。

「是宇宙的的眼睛，那些可愛的星星。」

男子却摟住她的膝蓋，顫着聲道：

「是的，眼睛，靈魂……我們的靈魂。我們的靈魂合在一起成爲一個靈魂。和你整個合在一起，你是星，我是天，分不開的綺麗的一片！」

女子用手撫弄着他的頭髮，輕而無意，彷彿暮春的薰薰的南風。她笑將起來。

男子受了傷，覺得她離他那麼遠，雖然他們具有一個共同的靈魂，雖然她的十指迷失在他的頭髮裏面。他差不多有些粗野：

「你笑什麼？」

她不知道爲什麼——或許由於快樂罷。他繼續要求道：

「我總覺得我們中間有點兒什麼東西，我用了力，窺伺一個適宜的機會，但是我跳不過去，這絕不會屬於精神，因爲……但是，你明白，我們應該求一個最後的完全的結合，靈與肉的一致，一種生命的諧和。那時，我們什麼隔閡也沒有了。我整個是你的，猶如你整個是我的。」

牠接受了他的要求。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共同的靈魂。她們願意用一個共同的身體培養這柔嫩的芽子。一切是合理的，如若不是性慾的。於是和一切人一樣，他們結了婚，生了孩子，終於男子早死了一步，留下一個寡妻，才不過三十五歲，在這短短的——應該說做長長的——十年，他們反了上千次的目，鬧了足足十次的離異，看着兒女的情面，或者其他人情世故的關聯，委曲求全，睡在一張藤牀上，背向背，發出同牀異夢的嘶吼。他們身體接近了，永生拴在一起，然而靈魂，原本已經合一的靈魂，重新析而為二，走向各自理想的境界，尋覓各自遇而未遇的諧和。

但是怎樣接近，如若身體永久屬於固定的物質，好像兩隻石獅子，看守同一的紅漆大門。這是兩個蜘蛛，用絲結成各自的世界，一個在東角落，一個在西角落，誰也不走出誰的門限，勉強寒暄之句。他們含着不少的敵意，生活在一間湫隘的屋子，所有風花雪月的詩詞全變成衣食的生之意志。好像流在一條河，這兩顆光光的石子，捲在一團水藻裏面，隨浪旋轉。情感涸了底，曝露出來的是黑的汗呢。

「你死了，叫我去找誰呀！」

這身世漂零的弱者之音，其實彈在醜惡的現實的絃上，有的碎號出來，有的倒咽下去，而人人這樣想：從今就贖下她一個人了，一個人來撫養他們的兒女。你以為她辦不到，一個小烏依人的弱女子。但是她辦到了，不用任何人幫忙。沒有丈夫的煩瑣，兒女

個個長成社會的柱石。怎樣的變化！她會沒有失去她的原動力！——我是說，她的靈魂！這隨她活了下來，而且自從丈夫去世，一切彷彿復活，重新美麗起來。

鄰居飛短流長，私下議論她的道德。

但是丈夫死了，却活在她的回憶上，更加真實地停留在她的生命裏，做爲她一種深長的力量。現在他們真正合而爲一了，然而他已經離開我們的人世，這不幸的男子！離開他曾經愛過，然而從心厭棄的女子。這更不幸的女子，一年祭他四次，至死念念不忘他的忠實，忠實於他的記憶。

看墳人

這看墳人，和墳頭上鵝黃的小花一樣，一點不費力氣，溶在我的生命，而且好似異香奇葩，吸住我城市人的心靈。在這晴光明媚的春日，便是這騷人一樣的村俗的老頭子，也像解了凍的山澗，輕而且快，同時還有些渾濁，流過我的憂鬱，我和他驀地相逢素昧生平，却像若干年前在一起共事，有過一個相同的節奏。

我并不因爲他走近了，特別看他一眼。彷彿望着一棵柏樹，我望着這墳墓的伴侶而且和一棵柏樹一樣，他搖着他挺直的軀幹，好像不在用眼看，却在用心聽，而我這猶如晨雀的徘徊者，留散在松柏林裏無聲的歌頌。猶如接受晨雀每日的歌頌，這蒼老的柏

樹，毫無所動於中，淡淡地，然而親密地，彷彿見了自己常見的村莊的看墳客，柔聲道：

「早晨好！」

這彷彿他生命裏長句的逗點，輕輕滑過我們的唇舌。他不需要我答應，我也沒有答應，僅只點點頭，離開他，攏向一座上依然透黃的小塚。我俯下身量量前面短短的碑銘。看墳人向我呢喃道：

「去年才埋的，可長滿了草哪！」

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碑上僅僅寫着他的姓名。他夭折了，還沒有嘗試，開始要嘗試人生的五味，就忽忽告辭，留下這幾行字——蘊有人類不少的熱情，父母的哀慟，兄弟的涕泣——做們猜測的標誌。還有比石碑更不堅固，比文字更不永久，比癡心更覺無情的紀念？「長滿了草，」這透露人生的唯一的消息！過不了好些年，石碑殘毀，文字消蝕，癡心散失，只有春草燒不盡，一年高似一年，一直長上石碑的裂罅，頂替了人力的一切！

這碾掉我們虛榮的紅纓帽，裸露出人生的禿頂，在世人掙扎了一生，也許白活了若干年，人到垂死的時候，怨天尤命，說他一無所成，倒含一腔酸淚，咽了氣——於是，埋到地裏面，這次真正孤零了。然而不到一年，墳上鋪遍了茵草，替他告訴我們，他現在反

而有了意義。自然無所不入，便是醜惡也化於牠的愛撫，形成高度的莊嚴。在一種說不出的幽靜之中，我領會着自然的諧和，好像剛剛步出蕭穆的音樂會，我的精神緩和下來。

然而還有比這更諧和的，是那若有若無的看墳的老人？守着別人的墳，眼看着自己就要成一個土堆。和生一樣，他會安然死去。他也許沒有一點用，彷彿柏樹，墓碑，青草，日光，點綴着陰沈的塋地。和田隴上的耕牛一樣，他也許操勞一生，等到老了，沒有人記起他，猶如我們忘掉一個去世多年的老友，把他貶在死者羣裏。他接受了他的不幸，而且安於他的運命，因為他自來和一個動物——不，一株植物一樣，偶然活了，偶然死去。還有比他更近於自然的，他自己就是自然？

他用不着智慧，以及智慧的副產物——虛榮。和萬物一樣，他有力量培養自己，終於力量和年月同時消散，和萬物一樣，或者和波浪一樣，不知不覺，溶於自然之流——平靜而偉大的自然之流！他不存在：自然是他的存在。活着，他象徵自然的奇蹟；死了他完成自然的美麗。交代他的任務，猶如日月星循行各自的天軌，猶如白天和黑夜的此來彼往，不在人間留下一絲痕迹。

於是我走過去，坐在他身旁的祭臺上，好像觀察一個希奇的生物，開始注意他黝黑的面孔。平淡無奇，和所有窮苦的鄉下老人一樣，是深淺相間的皺紋，視若無觀的黯灰

的目光，襯着一張唯皮與骨的坎坷的臉龐。從這張蹙陋的臉，我可以看見些什麼呢？和我這城市人一樣，那下面也藏着一個孤獨者的悲哀？他的行動提醒我，他不止於形成自然，依舊有一個內心的經驗，在苦樂的領受上，和我該有同樣的分量，我禁不住問道：

「你在什麼地方住？」

順着他的手，我望見西邊，離塋地一畝的光景，一所有些四方的小草房，四圍擴出一圈高粱和玉蜀黍的桿子的短牆。

「你一個人？」

他遲疑了一下，搔搔頭，然後指着那面一幅耕牛圖，向我唧噥道：

「我和他們一起住。」

一條並不肥碩的黃牛，拖着寬耙，翻起經冬的凍土。一個十三四的孩子跟隨着。

「那不是你的孩子。」

「我沒有孩子。」

從他答話的粗率，我明白自己多此一問，有傷他的諱莫如深的情感。於是我們沈默了，彷彿懷着敵意，窺伺着一己取勝的機緣。漸漸我心裏充滿了同情，却不願意流露於外，只得轉過身，望着對面隨時可以毀滅的茅舍。這怎樣地諧和，一切具有何等如畫的境界！然而人的悲哀，不唯致苦自身，還加在自然上面，整個形成一片無色的憂鬱。我不

敢再問他了，反正我知道靈魂永久漂泊，而靈魂的軀殼永久美麗，猶如自然永久諧和。
而所謂人者，在人海孤獨，於宇宙的進行却是一致。我離開這老態龍鍾的看墳人，覺得
我象侵犯了他一次，我這屬於另一世界的陌生人。

可比其所述之意思好

人生

現實

這枝葉縱橫的老樹，抖擻了一地的影子。我幻做一隻小鳥，插翅飛進影子去，尋找我另一個世界的枝棲。

——但是什麼地方是你？

我沒有答覆我的靈魂。我穿遍了地上橫斜的枒杈，我的翡翠翅子踏來踏去脫掉了好些細長的羽毛，小紅爪子在胸脯下面也收不住了，然而一無所獲，我墜了出來，回到自我的懷抱。

於是我看見了那棵老樹，那始終在我眼前搖擺着的老樹。

過去

我坐在這彫落的古刹，幾乎將近十年，簡直彷彿千年了。我沒有走出佛堂一步，塵土蒙着一切，真正的一切，因為我也覆蓋在塵土之下，做着世外桃源的仙遊。——



裏松柏換上新葉，開出新花，然後結了實，打在地上，好像墜進綠草的汪洋，綿軟無力，送出一聲發悶的嘆息。我聽着各式各樣的飛動，各式各樣的鳴聲，好像從我心裏瀰起，又波向落日遠山。我聽着樑上綽繚的小跑，唧噥的碎語，猶如千軍萬馬，嚼枚疾行，圍住我的蒲團戰爭。然而我閉着眼，將神一直斂進我虛無的存在。

這樣入定了十年，二十年，沒有人知道確實的歲月，我自己更不知道，因為一切是身外之物，甚至於日月的輪替也只是一道無聲的流水，而且我閉住眼，在一座香火冷落的廟宇，在一座不見人迹的崖頭。

思想是我的飲食……然而我用不着思想。

於是我這樣打坐，盤住腿，——我有兩隻玉樣的肉腿，可以扭出最美或者最褻瀆的姿勢，但是我不動，坐在蟲蝕了的蒲團上面。

於是我聽見，隔着牆，忽然有一晚晌，我聽見從遙遠的地方，破開永生的沉寂，傳來一陣窸窣的笛聲——那回頭是岸的笛聲，那陣日漂泊的笛聲。

是一個浪子迷失在山道上。

我想他會走出，走出我的世界的。然而這越發近了，逼近我的斷垣，那行乞者的悲哀。那飄零者無家可歸的青春。我睜開眼，四外一片漆黑；我走下蒲團，在門限上絆倒。於是我悟出，那浪子是我——我將永永無以為生。

現實

因為蓋在一座絕崖上，所以從四野刮來了風，吹倒我的廟宇。太陽爬上半空，正好照着這堆廢墟。我第一次看見那金身的如來，從蓮座橫栽在我的脚前。我們下身，從他脅旁的窟窿，看進他凸起來的肚皮——裏面是可怕的空如。

所以未來是他的，永生是他的。我有了過去的一切，然而我留不住我自己：我必須死。

匹夫

小時候，我最得意的功課，從小學而中學，沒有一個同學能够搶先的，是歷史這門津津有味的東西。我沒有歷史癖，而且說來遺笑大方，我的知識全是從歷史小說裏面來的。假如我告訴你，我啟蒙的小說是一部外國歷史小說，你也許詫異。但是，這算不了什麼。一切有人給我講解。你真正應該驚奇的，是我不久獨自看的一部小說，一部大人看了也要眼花繚亂的，東周列國演義。這是父親送給我的禮物，一幌眼就二十來年了。

他預備起兵討伐洪憲，把我交給兩位朋友，一直遠迢迢送到天津郊外一個叫做良王莊的村子隱藏。送這部歷史小說給我，自然因為他發見了我的歷史小說癖。然而單單送一套十六巨冊的東周列國，如今想來，他一定還有深意蘊在裏面。一個小孩子領略不了那麼許多，我儘我喜歡的喜歡罷了。不願歷史小說的凌亂生澀，我用心探索其中傳奇的情趣和造成這種情趣的有力的少數人物和事蹟。我活在他們中間，出入於他們的進止，苦樂於他們的機遇，闔上書，我小小的心靈奇特地膨脹着。我丟了些什麼，我拾了些什麼。是什麼，我說不上來。也許是想做英雄的念頭。我用他們做榜樣，彫畫我的未來。我恨不生在他們那個時代。

漸漸我大了，發見自己不是英雄，也看破我的左右沒有幾個英雄真是英雄。回到歷史小說尋找憧憬罷，我已經缺乏那種天真的童心。一種玩世不恭的哲學代替了浪漫的企止。

但是來了一個匹夫，一下子就粉碎了牠。

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姓，怕他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而且登在專電欄，用四號字排出他不自知其為可笑的名姓。牛小山，一點不錯，籍貫也對，和我在私塾同過半月學的小同鄉。我們那時在關帝廟開蒙。他父親是一個「河南塊」，「光緒年間開荒，逃到我們村子。他們在娘娘廟借宿，後來就在張姓家上了工，人老實，肯賣苦力氣，村子便

把他們容留下了。有一天，他父親蹙手起腳，躡進我們的學房。先生正在給我們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從窗口遠遠喝住他道：「你幹什麼來了？」

他巴結了三言兩語，從身後捧出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他求先生給他孩子起一個官名，先生覺得他的念頭不倫不類，因為像他那樣身分的人，通常用不着給兒子起正經名子的。但是，既然來了，不便有負他那番敬重的至誠，先生也就答應下來。他望着他兒子的禿頭出神。最後，靈機動了，他問那位老實的父親道：「你姓牛，嚶？」

「是阿，老師。」

先生搔一下頭，發楞道：「他是秀子，嚶？」

「可不是！就是這破相，所以請老師起個名兒壓壓。」

先生惡意似地微微一笑，鄭重其事道：「那麼，就叫牛小山罷。大小的小，秦山的山。看他身子頂結實，活像一座小山，就叫小山好了。沒有比山再重的東西了，一壓就把邪氣壓掉。」

那位老實人一臉歡喜，向先生又是作揖又是謝。他吩咐兒子給先生磕頭。先生於得意之下，覺得他未嘗不是一個可造之材，就和他父親商議，只要他出一半束修，准他隨同我們聽講。這難住了那老實人，不過盛意難却，也就接受下來。

先生事後為我們解釋，他取名的典故是「牛山濯濯」。儘管我們學伴的官名是牛小

山，我們却一直只把他叫做牛禿子。沒有一個孩子和他結伴，他孤另另的，就和關帝廟當院的那座半截石碑一樣。先生隨即丟掉對於他的興趣。我們把惹下的亂子推在他身上。先生的板子蝴蝶一樣圍着他轉。我們拿曬乾的牛糞砍他，叫他和牠認宗。有時叫他「禿子」不見答應，四五個人過去扳倒他，罰他輸流給我們磕響頭。半個月以後，不見他來了，我們反而如有所失。他父親病了，他要到張姓家去幫工。這時正當春天，田裏等着人用。父親死了，他用一口棺木的代價，同主家立了一張身契。

他做了二十多年苦工，是我們一村的笑柄。他挨打的次數不下於阿Q；他有他的怯懦，却少他的機詐。他沒有拿過主子一文錢，沒有進過一趟城。他把自己說做我們村子的人，可是公簿上沒有他的名姓。他的朋友只有畜牲。但是，正和一棵無拘無束的野樹苗一樣，他長成一條粗壯大漢子。年輕媳婦往往背地裏借他來奚落自己孱弱的丈夫。

有一天，四村的公所派人尋找他的主子。當天廟上有集，主人一早就不在家。他到廟上告訴主子家有人等，自己逗留在集看熱鬧。一個年輕學生站在一個石頭塋子上演講，旁邊的牆上釘着一大張怪裏怪氣的西洋景。他擠進人羣往前看。一條大毛毛蟲睡在地上，全身繞着練子。一個怪樣的人拿着一把小刀往下砍；毛毛蟲流着血，打算掙開練子。大家紛紛議論。裏面雜着獅子和日本兩個名詞。聽了半天，他明白了：那毛毛蟲就是獅子，那怪樣的人就是日本人。他回轉身來聽那嗓子喊啞了的年輕學生。

「人家把我們叫做繩子，可是我們叫人網住，眼看刀子都要落在身上，還是沒有抵抗！不成！我們要跟他們拚一下，要掙開繩子，打死那些日本強盜！我們安分過日子，可是人家搶掉我們的地，把我們趕走，不管我們的死活，你們說，我們不還手，成嗎？年輕學生的眼睛，火炭一樣爆出來，掃了大家一周。我們的禿子覺我一股熱血往上衝。他問旁邊人，怎樣可以打退強盜。那位學生聽見，搶來回道：

——當兵！

聽到當兵，大家開始唧噥上來。只有禿子，心地單純，沒有什麼表示。

同時，主子在家愁眉不展，聽着所長高聲議論：

——我沒有法子，這是上頭交來的命令。各家按戶抽一個丁。你的孩子多，總得出一個。國家大事，總有一天輪到我們老年人身上。

主子哭喪着臉，請他擡擡手，放過他的四位少爺，所長索價太高，急得主子在廳房來回走動。就在這緊要關口，禿子走過廳房門外的院子。主子把他叫住，發話道：

——禿子！你這半響到那兒去了？死東西！天生喫糧的材料！

所長觸發靈機，向他耳邊道：你要有人頂替，你就少出一點錢，我也好馬馬虎虎交代。

主子心頭豁亮，立即放柔聲氣，走向禿子道：

「我這二十年來待你，沒有虧過心。你看，你爹是我埋的。沒有我，你如今早跟了你爹。全虧了我，才保你這條性命。現在，你看，我放你去喫糧，去當兵，只要你肯去，我撕掉你那張賣身契，另外貼你兩塊老袁頭。你看，我有良心，你說，怎麼樣？」

他楞了楞。他問當兵是不是打日本人。聽說的確是打日本人，他點了點頭。

就是這樣，這可憐蟲恢復了他的自由，恢復了他的公民資格，我們村子也從此沒有和他打過照會。直到今天早晨打開報紙，看見牛小山三個字，我才記起他的存在。這的確是他，名姓下面寫着我們的村名。他炸毀一條橋，殺了二十多個民族的仇敵，力竭而死。他寂寞而偉大的靈魂照亮了我們整個村子，活着沒有一個人要他，死了人人爭他。他給我們村子造了一個時代，牠可以明光不朽了。

我就是這叨光的小村子一個，從前我的生命連點兒影子都沒有他，如今我活在他的影子裏面。來日給他立碑的話，說不定我會以同鄉而又以同學的資格，被選做籌備委員。想到這裏，我爲自己不寒而慄，也爲自己十分慚愧。站在我記憶之中的，是一個縮在角落，抱着禿頭，躲避乾牛糞拋來的苦孩子。我的時代換了一付面目，不那樣五光十色，卻反映灰色而堅定的現實。他是一根赤裸裸的柱子，不是一個站在柱子上的人物。他是英雄，然而無名，然而不帶神話。萬一出來一位歷史小說家，我相信他要換一個手法，抹掉英雄豪傑的字樣，補進一批一批無名的匹夫。

我如今讀着一部偉大的歷史小說，不是過去，而是我的時代，險些被我當面錯過。

希伯先生

接到哥哥來信，說家鄉失陷，希伯先生被迫做了幾天維持會的新貴，設法逃到外縣。他有一個兒子被日本兵打死了。

希伯先生是一位有風趣的好好先生。一張並不虛腫的圓臉，沿邊佈滿了荆棘似的短髭，鼻梁雖高，眼睛却不算大；毛髮濃密，然而皮膚白淨；處處給人一種矛盾的印象。小孩子初次站在他的旁邊，不免望而生畏，聽他三言兩語之後，便意會出這位大人是怎樣一個赤子，心情和他的年齡又是一個可愛的對比。他是一位半新不舊的文人，字寫得規規矩矩，圓圓潤潤，和他自己一樣平穩，和他自己一樣沒有稜角而且，原諒我，和他自己一樣沒沒無聞。中等身材，相當寬大，夏天他愛脫掉上身衣服，露出他厚實的胸膈。他的健康和強壯值得人人羨慕。誰也想不到這樣一個結實的身體，藏着一顆比鷄膽還小的小膽。他雖說是一個文人，因為缺少名士的清骨，究竟還有撒野的地方，招人喜愛。方才我說他赤裸上身，未免有傷風化，實際當着親朋家小，他才敢這樣灑脫無禮。有一個毛病，不問前面是否遠客高誼，他依然奪口而出，順口而下，好比清流潺潺忽來一聲鶉噪。這就是那句一般廝走的口頭禪：狗的。

我喜歡他。十歲的光景，父親託了兩位朋友把我遠遠從西安送到津浦沿線的一個小站。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著名的二楞子，一句話就瞪眼，兩句話就打架的李達一流的的人物。他們兩位永遠在衝突，我夾在中間像一道牆，或者不如說像一位判官，因為最後排難解紛的一定是我。我很乖巧。他們一路在轎車上爭吵，臨到歇店的時候，我總插進一句：

——叔叔，回頭喝酒嗎？

他們在這一點上永遠是同意的。看着我矜矜在意打開我的小箱，一枚一枚數着我的銅元，預備下了轎車請客，他們彼此望了望，眼睛全閉小了。母親給我小箱放了十塊錢的銅元，因為我的乖巧，變成他們的調解費。

我想他們不會真打真鬧起來的。希伯先生的性格先不允許。然而他之所以要抬槓的，大約只是尋開心，故意激逗而已。假如他曉得對方霸道的時候，他會笑着臉，尋個機會，一轉身溜掉的。

這種怕事的性格決定了他退守的行止。他不肯接受我父親的介紹，孤另另到一個陌生的隊伍。他指望我父親有一天飛黃騰達，成就他的功名，同伴遠走高飛，有的發了財，有的做了官，有的為害於民，有的為利於國，有的流轉溝壑，死而不得其所，只有他，自從我父親遇了害，收了他僅有的野心，燒掉所有我父親寄給他的危險的書札，安分

守已，默然，做了一個良善的順民。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磁石我父親是希伯先生的磁石。這塊磁石碎了，也就沒有誰能再吸引他這塊頑鐵了。年輕時候嚐够了冒險，如今心灰了，血冷了，他牢牢守住他的處世哲學：明哲保身和與世無爭。名有好處也有壞處，他不要了；利，他要的，然而也只是那飽暖無缺的繩頭小利。沒有大奢望，他也沒有大風波。他像一條蠶，啃着它那片桑葉。還不如蠶，他放棄了走動的念頭。二十年來，難得有人聽到他的名子。我曉得他在家鄉一個什麼職業學校教書，發兩句無謂的牢騷，講兩句他那點半新不舊的破撈什子，如斯而已。

一陣狂風暴雨捲進了這和平的渺小的生活。他把自私嘗做他的硬殼，慵慵逸逸。拖沓沓，膠著在他綠英英的石頭上面。他已經忘記什麼叫做行動。萬一他在滾轉，那不是他，而是石頭，是波浪。但是，可愛而又可憐的希伯先生，我同情你。現在你陷在沸騰的血海，還丟掉了你所依恃的小小石頭。你心愛的兒子也被強敵打死了。逃到什麼地方去，你這前不把天後不着地的田螺？你學會了生活，却不曉得怎樣生活：生活是一條鍊子，你是一個環子。它不是一塊一塊不相連接的石頭。

我一點沒有責備希伯先生的意思。我寶貴我過去的生命，希伯先生是它一個寂寞的角落。他屬於我的生命，他的悲哀正是我的悲哀。有誰說我不就是希伯先生呢？有誰說誰不是呢？站出來，讓我崇拜你。

景士女

我遇見好些小說式的人物，然而還沒有人把他們寫進小說去。在所有我們新舊的小說裏面，我不記得我碰到一個人，那樣具有深刻的心理的存在。他（或者她）穿過一部小說，好像穿過一條熱鬧的或者清靜的大街，也許買來了點兒經驗，也許丟掉點兒靈魂，說不定拐了人家點兒東西，說不定叫人家扒了點兒破銅子票，但是我承認他，一點不錯！這是他，從街那頭我一直尾隨到街這頭，而且走出了十字街口，他還是那付老面孔，或許走熱了，鼻頭掛了點兒汗，或許青緞鞋上沾了點兒土，但是我認識他，依然那樣簡單，那樣可愛，而且拒我於千里之外。好像青山綠水，早晨也許是一個顏色，中午又是一番灰紅，黃昏又是一番朦朧，然而青自青，綠自綠，擺在我的眼前，猶如住長了的老房子，總是那樣低矮，總是那樣熟習，他——這單純的生命——也許叫我替他歡喜，也許叫我替他傷心，但是絕對引不起我的惶惑，彷彿走進迷宮，我遺失了自己。

他表面那樣淳實，實地却那樣幻變，開頭他也許姓張名三，臨完也許還是張三，然而這張三怎樣不同那張三，我奇怪他靈魂上起了什麼樣的騷動，而李四暗暗篡了位，好像西遊記裏的妖精，把什麼國王推到井裏，依舊利用他的形象來做當今聖上，是一個人，然而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命運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改造他的靈魂，另成了一個人。

！於是我問自己，這還是他嗎？我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伴侶嗎？我從他的名姓找不出他來，我從他的面貌找不出他來，然而他已經不是他了。這十年或者二十年把他變成了一個陌生人，而我對着他這新的自我，不禁瞠目而視，覺得大有拱起手來請教的惶恐。

這是一個神秘，一齣悲喜劇裏最緊張的一個時際，我們生命史上最美麗的一個段落。我們一點沒有留心，簡直沒有想到，但是他用自己毀掉自己，好像一個淫婦，和她的奸夫打夥，半夜弄死她不作興的男人，而我們這些仗義者，不等伸手去攔，他已然換了一付臟腑。

所以叫我解釋，例如現在當着景女士，我自己還覺得希里胡塗，怎麼能夠說得頭頭是道，好像她和我們的母親一樣，我們只用一個愛字象徵？我怎麼能夠走一個二十年的距離，好像走進一座美術館，預備寫一篇文章報告，夾帶上我個人的印象？我怎麼向人敘述她的履歷，從那樣一個波濤起伏的偉大，一墮墮到這樣一個風平浪靜的平凡？從現在的母型，誰敢認出二十年前，騎着馬，踏着大街小巷的女英雄？

我們好幾個孩子湊在一起和她打架，有的扳腿，有的揪大襟，有的想跳起抓住她的胳膊，不到三五回合，便見人仰馬翻，打了我們一個落花流水，呼天搶地。我們有的溜上坑的犄角，有的躲在門背後，有的跑出屋子，爬在窗低下聽動靜，但是她，這腰粗力大的女煞神，成風凜凜，站在屋子中心，高聲喝道：「誰敢來？你，香草？」香草搖搖

頭「你，香菊？」香菊白了臉：然後彷彿知道窗外藏着人，特意嚷道：「你，跟娃？」跟娃迸住氣，只怕弄出什麼響聲。

於是她大踏步邁出屋子，活似一隻趾高氣揚的大公雞，後面遙遙跟着心膽俱裂的三員敗將。她一口氣跑到馬房，順手牽過那匹小紅馬，不等馬穩備好鞍韉，她一聳身跳上去，向我們笑着，擺着手，一揚鞭子，達達地奔上了東木頭市。

馬上家家舖戶歇了手，三三兩兩，擺近門限，交頭接耳，看着這兩隻大脚的女洋學生。她跨在馬上，兩旁正眼也不瞥一瞥，抖起繮繩快跑下去。只差行人一個閃身唉呀的工夫。他們頭一聲是罵，然而一擡頭，看見是一個開放了的女孩子，人人忘掉方才的危險，瞪住眼，望着馬上的背影。「瞅這瘋勁兒！」「是誰家的姑娘？」「你不知道，這是景家大小姐！」「景家？景某某？」「可不是！」「怪不的她馬上工夫不壞！」不等街頭的議論中止，連馬連人已經沒有了踪影。——關於她騎馬的本領，我只要舉一個例（倒像一種神話）就可以讓這羣人目瞪口呆。她和我叔叔賽過馬，我叔叔，一個黑高格兒的大小子！是什麼騎兵官兒我記不清，反正是個騎兵官兒沒有錯兒！我不知道是誰先跑到，老實說，我那時才五歲，正好是辛亥革命那一年。

於是十年過去了，十五年過去了，她走出我的童年，唉！有多少人沒有走出，就是一個大襟邊兒也沒有抓牢，却失落在我記憶的深處！唸到木蘭詞，我馬上想起她那壯實

的五短身材，這也許跟着她父親在外面跑了一個圈子，然而多半住在老家，做些什麼我不清楚，只有一件事可靠，就是我没有聽見什麼人說她壞話——一個人活在世上，不叫別人說壞話，這還了得！她那些兄弟姊妹都在外面胡鬧，然而她，這真正瘋瘋顛顛的維新女子，却安於命，不聲不響，守住老家，做一個鄉下大姐，永久呼吸着樸厚的空氣。在這一家人裏面，她是那唯一沾汗泥而不染的小小的花朵。於是她嫁給我們本鄉一位學者做填房。聽見這突兀的消息，我頭一句話楞裏楞症就是：

「她還騎馬？」

我這孩子話惹的哄堂大笑，終於又是五年過去，我重新見到她。她成功一位頂賢惠而能幹的太太，前房有一個女兒，自己還有三個孩子，同時她懷着孕。走到街上，沒有一個人會多看她一眼，甚至於在我們故鄉，也沒有人再把她當做故事一連好幾天講演。我坐在她和她的孩子們中間，覺得自己好像到了一個新世界，必須入鄉問俗，用力觀察她的一切。有時從她的語調或者微笑，我偶而發見了一些些的熟面目，正是他鄉遇故知，我嚴重的心情爲之一鬆。但是在這陌生的人羣，這似熟不熟的面目馬上就消失了。我不由問自己，這賢妻良母的典範，就是當年口口聲聲打倒滿清的維新女子？是什麼勢力變了她，變的這樣極端，不意而且完全？這二十年，好像一個大戲法箱子，叫開了蓋，出來的另是一個靈魂！我敢和她較舊嗎？她帶着她那一大堆孩子，還有她學者的丈夫，

都攔住我的探案，彷彿一封投不到的信退了回來，上面貼着「此人已故」的紙條。

所以有時看小說，我總禁不住要問：嫁了的何玉鳳還是豪俠的十三妹嗎？但是沒有一位小說家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何玉鳳一出嫁，小說家就該擱了筆，好像迎頭遇見一個絕大的困難，只有從人生的單純聽憑讀者揣測人生的無限了。

「牛 臯」

小說裏面人物的存在，有一個我最不明白的，是牛臯一類英雄的創造。在我小小的心靈上，我的理想永久是做一個趙雲，或者秦瓊或者甚至於落草爲寇的林冲。我不瞭解牛臯的地位。誰能叫我相信程咬金，或者李逵，也是一個心嚮往之的英雄嗎？奇怪的是，我不大覺得他們高明。然而我愛他們，猶如他們沾着我的性情。我寧可做一個短命的少年英俊，也不願意做一員活到一笑而死，外強中乾的「福將」。所謂「福將」，表面彷彿恭維，實際只是幸運之兒，處處託了別人的洪福，過着一個喜劇的日子，彷彿一株寄生植物，形成一名武丑而已。

但是一種說不出的理由叫我喜愛他們，而且叫我感到他們小說性的明顯，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存在是人生的一種調劑，或者諷刺。

我親眼見過這樣一個人物，見過之後，不由我不聯想到牛臯。我要是不寫小說——

一部辛亥革命的偉大小說——則罷，不然第一個走上我的筆端的，不是元帥，倒是這位杯酒澆愁，在人生上走頭無路的副將。他在我的小說裏面，會佔一個重要的位置，然而老實不客氣地講，這不是我的什麼新發明，或者新創造，而只是承襲了傳統的觀念，依樣畫一個葫蘆，來做小說裏面英雄的對照。中西古今原木逃不出幾個人生的定型。有一個老頭益壯的吉訶德，就有一個畏首畏尾的潘薩。誰是傻子？只有聰明人知道。你以為牛鼠愿愚，然而唯其愿愚，彷彿鄉野的農夫，有的是驚人的狡滑，甚至於命運也俯伏在他的旗開得勝的輝煌之下，不敢不讓他活到一笑而死。然而我們的英雄，從世俗——一個極其寬博而且極其可愛的世界——幸福的標準來看，有幾個能夠像程咬金那樣子孫滿堂，享盡人世的榮華富貴。

我方才說起元帥，這讓我想起自己的父親。在我十歲的時候，他的確算得一位元帥，雖然他的兵卒散的一個也沒有。他有的是將官。這些將官看準了他的來頭，總有好些跟着他，陪他鬼混日子。在這一羣不得意的英雄裏面，有一個道地的粗人，帶着一種生而具有的渾厚的氣質，叫我怕，叫我父親歡喜。但是我父親沒有一點地方和他相似。他一個字都不認識，再多也不過是他的名姓。我父親却不然了，是前清一個瓜瓜叫的秀才。他會寫一手何子貞的大字，會認幾句氣貫長缸的古體，同時他的像貌，真正說的上一個儒雅，藏有無數婦女的夢想。但是，他們意氣相投，喝燒酒，下象棋，而且生下一付

豪爽性格，醉了就拍掉對罵，輸贏都有性命關係。

但是，一個粗人攔不住他是一個有心人。我不能在這裏細表他的慧點，因為，我說過，我預備將來把他寫進一個偉大的著書裏面，不管是下世紀出現也罷，別人寫成也罷，爲了暫時彌補這種遺憾，我不妨告訴你，他入贅（只要你想想牛皐或者程咬金入贅！真的，你能想像黑旋風李逵去做別人的女婿嗎，）在一個寡婦人家，娶了他的獨生女，不復是一個窮措大，他不要父母，並非因爲不孝是由于不必需他是辛亥革命的一名義勇。我父親遇了害，和所有的元帥的命運一樣。這位近代的牛皐，另外交結了一批朋友。他後來一直做到什麼督軍的參謀長。他足足威武了一年半載。這時我們母子正好流落在南城最醜陋的一個角落，過看不是人的乞討日子。他坐了一輛汽車來看我們，好像從天下掉下來，他沒有給我們留下一文銅錢，因爲他很窮（你想不到他多麼吝嗇！）不用其他的證明，他那輛汽車就是破而且舊，方而且正的窮相。但是，對於窮人，這點不忘舊的情誼比銀子還要亮，還要重，還要感動人的心腸。

而且我們看上了他那輛轎式汽車。姐姐要結婚，因爲是文明式，自然坐輔汽車神氣些，靠着老交情，母親以爲一提就成。我們正好猜了個反！因爲你絕想不到，近代的牛皐究竟不是唐朝或宋朝的武人，他用了一個否定的副詞做爲他富裕的答覆。在我小小的心靈上，這成爲一個很大的傷痕。我這才恍然於小說的虛妄，我這才曉得人性的複雜。

但是，這證實我對於實業文明的一個惡劣的見解，就是經濟的壓迫愈甚，我們古代的那點義氣也就愈微，現在簡直微到顯微鏡也無能爲力。

一件我認爲寫意的小事，就是聽說他賣掉他的汽車，輾轉流落在罪惡淵藪的上海。但是命運向他笑着，他有方法逃出生活的窘迫，有心機制伏實際的困難。他用打牌來做生活的保障。他從來是贏家。他存下一兩萬的積蓄。就在舉國鼎沸的時際，他悄悄搬到北平居住，因爲他明白他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應該是他歸隱的年月。他已經五十多歲，老了。你可以聽見他整天牢騷，但是最叫你懷疑自己耳朵的，是他那樣一個不文的匹夫，也在談什麼經國大計，還帶上一串一九三五年的新名詞。在我這小小的心靈上，他變了一個利害。我找不見一絲牛羴的影子。是的我找着了一絲絲，在他喝燒酒喝醉了以後。

然而我佩服這個粗人。在我父親那些朋友裏面，如今有的是顯宦巨商（有時簡直分不清是商是宦，反正是一「闊人」罷了。）他從來不想攀龍附鳳，自低身分。他住在一所和我們母子往年住的一樣破爛的房子。每天清早，不到七點鐘，你就可以看見他正向公園踱着，然後不到十點，他轉回家來用他的午餐。我不得不愛他，這近代的沒落的牛羴，至少他還保存下來一點質樸的古風，雖然和小說上的人物來比，其間距離已經不可以道里計了。

史某

直到如今，只要老輩朋友提起史某來，馬上我就小了二十歲，回到啟蒙的年月。我有時很想替他寫一部傳記，一點不是因為他當過師長，却因為他象徵若干同類的人物。他是一個應該做英雄的凡人，却叫英雄二字毀掉他的前程，差不多寫他，就要寫二十年巨烈的變動，整個民族的甦醒，有為，然後似乎沒落的悲壯而淒涼的歷史。他並是中心人物，然而正因為在那一羣人裏面，他頂年輕，頂熱情，而且頂硬氣，所以大家都愛惜他，不！簡直看重他，覺得他是一把好手，會成爲他們心向往之前中堅分子。

我父親頭一個看重他，但是我父親和他一樣，從偉大的田原一步踏進繁華的都市，便多少變了模樣。他們傷了元氣，等到再想有所作爲，已經不可收拾。史某自然比不上我父親的氣魄，見識和義氣。譬如我父親做元帥，他最多只可以做一名楊再興或者羅成似的先鋒。在他們這一羣人裏面，也是沒有軍師，也不是沒有牛皁，也不是沒有弟兄兵，然而不墮落的，因爲天資渾厚，我怕只有一個牛皁。

然而在一部小說裏面，往往我們崇拜的，不是元帥，不是軍師，更不是牛皁，却是少年英俊的先鋒。他真正身先士卒，而且出入槍林彈雨，拚下萬代功名。何況不像牛皁那樣拙魯無文，他有的是經學根柢。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父親把我寄在他的村莊唸書。那時我才八歲，小肚子早已填滿一部半生不熟的三字經。我們坐着騾車，過了咸陽古渡，好像在馬嵬坡還停了停，等我父親憑弔一番，然後來到我唸書的地方。我從來不明白，爲什麼父親不叫我在長安上學，却把我貶在外鄉。只有一個理由，這證明我父親器重史某是真的。

我一看見這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就留神他的右手，是不是缺一個小指。果然他只有四個指頭，我母親的話一點不錯。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離開家鄉，他隻身跑到太原，大約因爲言論過激，叫人收進監獄。我父親，還有好些志士，多半是大學生，想法救出他，打發他暫且回家，聯絡同志，等候舉義的時機。這時他父親望眼欲穿，已經去世，於是這不孝之子，一時情急，用刀剝掉小指，在新坟前面慟倒。或許孝之一字只有經書上才可以見到，所以看見他發狠的實例，好像走過節孝牌坊，無不佩服他的血性。無論他出於真心，或者別有表示，我們如今看來，至少可以明白，辛亥革命所謂最激烈的人物，依然奉守先王的德行。

於是我父親走了，留下我一個人，住在史家的學塾。

我們是一羣年輕人，頂小要算我，頂闊要算我，而且頂有來歷也要算我。沒有一個人管我，但是人人哄我。便是先生，我已經忘記他姓甚名誰，也從不上緊逼我。我沒有挨過一次手板。先生宣講了，我記不清是左傳，還是論語，總是圍住案頭，排滿一屋凳

子，坐滿一屋學生，但是地方不够用，於是打開風門，凳子一直擺到院子，而我，便永久坐在風門外面玩耍。有時史某跟在裏面聽講，先生的嗓子便分外響亮起來。我的功課是填字對句等等，其中十九是別人替我作好了寫上。

我第一次對於唸書認字發生興趣，却虧了一部小說，名子叫做經國美譚，從日本翻來的白話小說。這正好是夏天。我們十來個學生，坐在小山似的麥糞堆的夾道，聽史某每日下午給我們誦讀一章。直到如今，二十年了，我還記得一個黑旋風似的馬留司，（？）一個多情重義的巴比陀，然而最足爲人表率，却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這是一羣年輕的革命志士，努力從事祖國——齊武共和國——的獨立，解除斯巴達的羈縛。然而我更忘不掉的，是史某的熱情。講完一章，他看看這一圈目瞪口呆的孩子們，好像希望從我們身上，尋出那些愛國志士的胚影。我不敢說我們沒有這樣天真爛漫的野心，但是我們各各崇拜那切斷小指的演說家誰敢說，他有一天不是我們的巴比陀？或者沉默寡言的無名英雄？這不是一個通常的說書人，他愛他的小說，因爲他在這裏發見他的理想，他的未來，他的榮譽。他是一腔熱血，時機一熟，會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挽回中華民族的頹運！有什麼東西推動他，這時代的曇花，然而根深，蒂不固，經不起社會一夕的風雨，不等走出春天，已經進了深秋！

於是時機來了，他帶了兵，漸漸做到師長。我也十來歲，懂了一點國家大事，而且

明白所謂軍閥者，全是復興中國的障礙。我們好些年沒有遇見，有一回路過他的營盤，我特意進謁我們當年的英雄。變了，完全變了，我們幾乎沒有一句話談的上來。我怎樣說我的印象呢？我的鑒別力毀了我以往的信仰。只有說到經國美譚，我們同時微笑起來。他叫我將這寫成一齣戲，演給一般看。我唯了一聲，私下想，這人還沒有整個在我心上死掉哪。

但是不到兩年，他却真地死了，死在他仇人的手裏。這仇人不是帝國主義者，不是漢奸，只是和他一樣做過師長，其後流爲山寇而已。聽到這消息，我的回憶好不和我搗亂，像他那樣生龍活虎的青年，鬧革命鬧到一個平凡的死未免有頭無尾，好不叫人可憐。記得那一年，他扔下軍隊跑掉，繞道蒙邊，好容易跋涉到故鄉，人家叫他做什麼軍官學校校長，原本大家就有些左傾，却有人偏偏指定他是正牌貨色，於是本該出關殺敵，又怕叫人捆去送禮，他私下向南逃亡，結果反而平白叫人殺掉。所以老輩朋友談起他來，總帶兩聲嘆息，一半憐才，一半責備。可是我始終不大明瞭他的變遷。我要是明瞭的話，二十年來革命的擾攘我也就知其所以然了。

經國美譚

當着這本破舊的說部叢書，好像當着一個我愛過的女孩子，如今她老了，我也老了

，我以為我忘記了她，心却作怪似地蠢蠢起來。這是第一部走進我生命的小說，約莫我八九歲的光景。我很想把它比做我的初戀，其實勝似初戀，它給我帶來的只是興奮，酷烈和幸福。它不是一個三心二意的女孩子，我母親告訴我，女大十八歲，到了十八歲，就不會再變了，可是私人的經驗倒證明母親願實或者徧祖，因為一個三十六歲的女人照樣會變的。經國美談沒有變，也不會變。當着這本破舊的說部叢書，商務印書館，容我問一句，你還記得你發行過這樣一本希臘的三國演義嗎？你不記得了你每天每小時隨意往世界扔來幾本書，從來不想過問一下起什麼作用，有什麼影響。你就沒有把這當做一件事做。不信的話，你翻翻這本東西看（我怕你沒有了，我倒可以借你看看，）沒有作者的名姓，譯者的名姓，甚至於底頁連你的名姓都沒有，唉！那不是你的，別瞧是你印的。當着這本破舊的說部叢書，我抓回來我自己。原來它是我的，我說錯了，我是它的。

好些事完全同它沒有關係，趕先搶到前頭，好像知道自己是被襯的枝葉，特意逢迎我的記憶，在各個路口搭起一座彩牌樓。我想起一個叫做葉兒的女孩子，和我的表姑，和我的姐姐，她們三個女孩子，都在十歲左右，同我一起隨着老舅開蒙。七歲多我就離開了家鄉，再也沒有見到葉兒，那聰明可愛的付子西頭的女孩子。老舅總在誇她，總在罵我。我一年唸十本三字經，沒有唸完三字經。我會爬樹，爬在樹梢頭，任憑六十歲的老舅前後蹣跚，呼喚，頰拐杖，我只是裝聾作啞不下來。關帝廟大門關着，他奇怪我躲

在什麼隱僻角落玩耍。我常常挨打。好些大孩子都挨打。只有這三個女孩子是神仙，也動他們不得。表姑挨過一次手心，還是另一位老師（她父親）打的，後來她的指頭爛掉一個，我疑惑是挨打的緣故。姐姐挨過一次罵；不是因為她背不下書，是因為早晨幫媽在灶頭燒飯，來晚了一步。聰明的却數葉兒。她得到誇獎。她低着頭，臉紅紅的，弄着小辮子，只是抿嘴笑。她長得實在好看。我攀不上她。我心裏愛透了她。她象徵人間精神和物質的美麗。我戀了她兩年，然後跨過了一條大河，我就和她永訣了。

這時我將近八歲。我清清楚楚記得那條大河和過渡的煩難。我們是三輛轎車，裏面坐着大祖母，母親，姐姐和我，六叔坐着車（可憐的叔叔！他到今還在吹着車！）另外兩輛轎車裏送來的——聽說我父親在京裏出了獄，以為要東山再起，所以，看見我們少兩輛轎車用，便連吹車的都公送了來。五歲那一年，我做闊少爺，中間做了兩年鄉下野孩子，如今我又升做少爺了。除去我們一家大小上路，還有兩三位親友。他們都是男人，當着陡斜的河坡，便下了車走着。不願女人們嚷叫，我跳下車，在大家前頭風也似地旋着下到河灘。大祖母揪住我的手，問了我一句：「是不是要尋死？」便再也不鬆手了。我們連人帶馬帶車都上了船。這足足用了半晌午。過了河，再走半天山路，就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這條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大河，在我的生命上，是一個終點，也是一個起點。第一次回來的時候，父親已經鬧革命把命鬧掉了。第二次回來的時候，母親已經含着

酸辛下了世。這時我也二十五歲，儼然是一條大漢了。

我們終於見到父親。我們隨着他漂流到鄰近的省分。

我不知道父親爲什麼單單要把我安插在鄉下唸書。從小我有一個印象，就是聽人來他特別痛我。他有名兒的家教嚴正。沒有一個叔叔挨過他打。誰都怕他。但是，和人來往，他却意外的寬厚，有人無己，差不多是江湖上義氣的一個近代化身。他的嗜好是酒和談論。二者恰好全離不開朋友。朋友是他的性命，我們一家大小是他的累贅，我說錯了，如今應當說做；他是我們一家大小的累贅。他是我的累贅，我一看見他，就溜了出去。溜得遲了些，就倒楣叫他喊住，百無一失，問我道：「今天書講到那兒了？」我那時正唸孟子。「背給我聽。」不等他的話說完，我已經面無人色了。於是百無一失，我結結巴巴一陣子，罰在牆邊脆半晌午。所以，無論人家說他怎樣痛我，一聽見他要把我送到外縣鄉下他一個朋友的私塾，我就滿口答應下來。動身的時候，記得是夏天，母親私下給我小箱塞了兩塊錢紅紙包好的銅元（父親奇怪我往裏面放了些什麼沉重的東西，）打扮周正了我，噙着淚，看我戴上一頂時行的小白盔，興興頭頭上了轎車。

先生很少管我，我整天在麥稈堆裏捉迷藏。可是當着一個人，他雖說不是先生，我曉得他有向父親報告的權柄，馬上我的嘴臉就放規矩了。這就是父親的那位朋友，年紀才不過二十多歲，已經得到像父親那樣一大人物的看重，把我遠道交給他管理。我終

於碰到了我的頭目。父親是我的虛榮，可是只有他，這缺一個小指頭，英武有爲的青年，才是我的英雄，十七八歲他就一個人跑到我們省會（離他的家鄉有一千多里路），不識利害，惹下一場大禍，叫清朝把他丟在牢裏頭。辛亥他一年，他喫了糧，足足和清兵打了一仗。他父親病了。趕他到家，父親已經入了土，他跑到坟地，拿起一把菜刀，就照自己的腦袋砍下去。大家慌忙把他攔住。腦袋不是鬧着玩兒的，大家答應他斷掉一個小指頭，明明心就成了。我去的時候，他大約守坟正守到第三個年頭兒上。我父親雖說做個武官，其實是個秀才底子，他朋友的孝思，自然得到他的信託，我的崇拜。

我崇拜他，因爲就是他（他早已死於非命了，）捧着一本經國美譚，和一本聖經一樣，一天一章，講給我們學生聽。對於他那樣的一個革命者，這的確是一本聖經。對於我這樣的一個小孩子，這只是一本白話小說。我從這裏面學了許許多多。像一把鑰匙，它開我孩提的想像的園圃。我就是善於辭令的巴比陀。威波能沈毅的儒將風度吸了我。我崇愛巴比陀，我敬佩威波能，可是瑪留，你一脚把奸黨踢下臺，只有你，你這天性魯直的莽漢，得到我的眼淚。威波能和你一同罰在凱旋門掃地，沾了他的光，「你不酒掃也可過日子。」威波能終有起用的一天，只有你，沒有本領做元帥，便做一輩子城卒，掃一輩子地。你那點兒功績，沒有一個人記得起來。威波能一走，「行人如識，車馬如梭，」累得你掃也掃不清楚！眼看全書只有八九頁，我無時不在打聽你的下文。人

家告訴我，書裏沒有一個字提到你。你一定做一輩子的清道夫了我懷着不平哭了起來，我詛咒奸黨，我詛咒法律。法律是爲保護奸黨而設的。我詛咒那作書的人。任憑大家千言萬語譬解，我只是不聽，聽不懂，也不要聽。現在我懂了，我老了。

現在我懂了我老了。當着這本破舊的說部叢書，老的不是它，是我，我的世界和我的心，我偷偷瞥了一眼那似有意似無意偵伺着我的老板。賣它嗎？這將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在青雲閣賣的，那時我住在北平西河沿的大成店，跟着父親來投考廠甸的小學。我能半通不通地讀它了。父親去了世，這本書就失了下落。第二次是在東安市場，好像多年不遇的老朋友，一言不發，我丟下老板的價錢，抄起它來就走了。我並不看它，它不配我看了，它像一個及了第的試生的鄉下大腳婆娘。我的眼眶子高了，我的理智漸漸發達了。我白不看它，我打發不走它。它不會裝璜我虛榮的門面。它是我靈魂的基石，私下買通了我的情感。我並不看它，但是曉得我的書架子上有它在，就像有我在，我安靜了。它抓住我稚嫩的生命，化在我當年還沒有冒芽的胚子裏面。我走了一趟遠路，回來發見我又丟掉了它。如今我年紀大了，學會了達觀，我不復留戀了。

神差鬼遣，如今我在南新華街又碰見了它。這將是第三次了。我淡淡問道：「多少錢，這本破書？」

「不算破，不算破，您看，還很新。」

這舊書店的老板明明在譏笑我，我不耐煩道：「多少錢？」

「不多，四毛錢。」

他未免拿我開心，四角錢就四角錢，爲什麼要添上一個「不多？」我憑他兩角錢。

「太少了，不够本錢，」

我把我廉價的靈魂扔在一旁，裝做要走的樣子：「愛賣不賣，一個錢子也不添！」

我勝利了。我的經驗告訴我，它跑不掉的。老板向我訴着苦，有錢的人都不唸書了。沒有錢的人唸不起書，他能賣兩角錢進來也是好的。我沒有聽完他的嘮叨。當着這本破舊的說部叢書，我沒有別的感覺，好像我一輩子就唸了它一本書，好像我和它合成一個東西。不是書，不是人，只是一種記憶的存在。我進去了，原來這是鏡子似的一個世界，我照見自己蒙了一身塵土；我破舊了。

獸 皮

好些天以前，有位遠方朋友來信，說他想籌筆款出國走走，但是最好先替他物色一位夫人。我回覆他，二者不便同時舉行，而且似應顛倒一下前後的次序。直到兩三封信的商討，我才深深感到他的悲哀，不再以爲突兀。這是一個三十四五歲的壯年，然而心身交困，比個老頭子還要疲倦。他想在一個平平常常的女人懷裏躺一躺，希望不用氣力

，可以得到她的愛撫，從生理的興奮，遂去精神上不時侵襲的苦惱。學生，五四，六三，無政府主義，愛美的戲劇，報紙，文學，舊式婚姻，離家，漂流，稅局局長，鴉片，妓女，同居，政客，秘書長，顧問，戀愛，疾病……做他半生的身世。幾十年失去了音訊，最後一切失望，又要人來指示一條出路——一條回來的路，到友人懷裏。

我讀成他出國換換空氣。他却堅持先行結婚。難道他不耐獨身者的煩悶嗎？我想到巴爾扎克一部小說，那理應譯做什麼皮的。最初讀這部小說，我心想譯做憂鬱之皮，不去檢閱字典，聽其似是而非錯了下去。後來才曉得所謂憂鬱（Melancholy）者另有一個從上耳其來的專門意義，是一種煉製過的獸皮，通常用來裝訂書的。不過究竟叫做什麼皮，「騾皮」，「驢皮」，「山羊皮」。我全沒有成見，倒是叫做「妖皮」，或者索興從俗，也叫個什麼「沈淪」或者「幻滅」，反而顯赫些。故事是一個青年從賭窟出來，打算自殺，無意走進一家古董舖，發見了一張寫着梵文的獸皮，說是誰有了牠，就有了一切，不過生命從此屬於牠；而且誰有了牠，牠就象徵誰的生命，欲望越增大，牠越縮小，小到失形體，人也就死掉。辣法艾勒（Lafayette）買下這張神異的獸皮。他重新回到社會，遇見一個叫做寶琳（Pauline）的女子。他們相愛，住在一起。他病了。他不顧一切，不願獸皮縮小，一味貪歡縱慾，終於咬着寶琳的肚皮死掉。獸皮也失掉蹤跡還有七年了，那時我正久病在身，看完了這部英譯哲理小說，特別是自殺前的描寫，大約因為我是少年人罷。

，這一直敲動到我的心坎的深處。

不過，作者何以要用那張獸皮呢？這僅僅起死回生，做成一個轉局，把希 帶給辣法艾勃嗎？這或許等於浮士德的魔鬼？然而這究竟只是不言不語的東西，缺乏積極誘惑的能力，也 只是消極地提醒人家一聲，人家却視同無有罷了。漸漸我明白，如若不錯的話，作者尚有一番深意。辣法艾勃魚天折，絕不由於獸皮的妖異。倒是他影響獸皮是眞的。他欲 的增減是獸皮消長的根源。作者的獸皮好像一盞幻燈，變人的仍是人自己。獸皮象徵的如若 是 人生，更是 人生的欲望。

巴爾扎克不是 要叫讀者全都清心寡慾。是青年，是熱血，是動物，我們口袋會各有一張大小不同的獸皮的。而且怎 能避免愛情，婦女，以及毀滅呢？這幾乎不可能，巴爾扎克告訴我們，這簡直不可能。這遲早要在我們生命裏走一遭，把生命和牠一齊帶走的。所以：人間及寶珠的下落，作者譬喻道：

「她來了，瞧，這幻覺的皇后，好像一個吻消逝，好像一道電光倏忽，也就和電光一樣，上天炙熱的迸射，自爲生存，全是精靈，全是愛情。她含有我說不上來的火質，或者對於她，火是一刹那燃起！她形體線條的純潔就告訴你，她來自上天。她不和天仙一樣光輝四照嗎？你沒有聽見她翅膀空中的震顫？比鳥還要輕，她靠你落下，同時她可畏的眼睛吸引着；她溫 然而有力的喘息迷誘住你的嘴唇，她逃了，把你帶了去，你覺

不出地面了，那怕一回也罷，你想用你發癢的手，你發狂的手摸一下這雪的身子，揉一下這金的頭髮；吻一下她發光的眼睛。一團霧氣醉住了你，一陣柔和的音樂魔住了你。你全部神經抖擻着，你整個變做欲望，變做折磨。噢，沒有名子的幸福！你碰着這女人的嘴唇，忽然一陣強烈的痛苦喚醒了你。哈！哈！你頭枕在牀角，你抱住棕色的桃心木牀。冰冷的鍍金，古銅的物件，一個黃銅的愛情。」

作者的意旨很顯明，而且限悲觀。他曉得這躲不過去，因為他自己、說實話，就沒有能够躲的過去。他追隨了若干年項司嘉（Dunstons）夫人，直等她丈夫去世，和她結了婚，不到半年他便死掉。還有比這再偶合的，小說和他自己。然而項司嘉夫人？我們還是回到他的小說，因為寶琳——你知道嗎？她站在船頭，握着另一個年輕男子的手。責備這象徵女性的寶琳。但是我們每人口袋全有一獸皮放着。

從這張獸皮，我想到巴爾扎克書前的題詞，這是一條粗細不勻的曲線，却又蛇一樣的東西。書局不明白他的用意，尤其是一位胡西歐（Houshank）老板，在一八五百年，索興把這改做一條蛇，按了一個頭，一條舌，一條尾巴，還給加上了透明的細鱗。老板們煞費苦心，以為作者根據聖經，把婦女用蛇象徵，或許還好笑巴爾扎克沒有把蛇畫好了罷。其實老板們戴上近視鏡，記住作者的小註，查一下書，便明白這真正象徵什麼，具有怎樣一個意義了。

老板們雖說幽默，一點也不可愛。二者兼而有之的，却是那曲線的出處，一部獨闢蹊徑的奇書，英國十八世紀司特恩（*Jeanne*）的山代自傳（*Tristram Shandy*）他以英國紳士的態度，用最含蓄的方法，把極其平常的人生，輕描淡寫給我們鑑賞他不說話的時候，比他說話的時候還要俏皮，還要深刻，還要引人發噱。姚瑞克（*Rowley*）教士死了，作者沒有法子結束這可憐人的一生，便印了一個全黑的石碑，整整佔有對面的一頁：山代的舅舅愛上了瓦德曼（*Waldman*）寡婦，作者送給我們一頁白紙，請讀者隨意想像一位心愛的情婦，畫在上面——美不美？美。——那麼，親愛的先生，我舅舅怎樣能夠拒絕呢？——於是這位舅舅，叩寡婦門，而且進去了。作者陷於絕大的困難，但是他空下兩大頁，寫好兩章的章數，此外全儘讀者和門外的人們猜想。我忘記了老板們那條蛇。事情是這樣的：那位舅舅向軍官打聽結婚的好壞；軍官反對婚姻的束縛，因為「一個人自由的時候——他使用手杖在半空畫了一條曲線。」

山代不由讚嘆道，「我父親一千個最縝密的三段論證，也不能把獨身說的再好，再詳細。」巴爾扎克用做他小說的題詞，當然是很合理，很有意義的。

這種東西，代表了成千成萬的文字，既然不能看做圖畫，那麼這極其幽默的東西，不也就是象徵嗎？幽默和象徵好像兩座亭子，無路相通，蓋在一座假山的兩頭，然而就在山腹，挖了一條隧道，我們的精神好在兩下徘徊。同時亭子四壁，題滿了詩歌，令人啼

笑皆非。從表面看，這總是兩個亭子，至少那位舅爺，甚至於辣法艾勒，當局者迷，自來不會從象徵看出什麼幽默，倒是看出悲哀也難說。我們生來都帶着一張獸皮。沒有獸皮，是自殺；有了獸皮，依舊毀滅。天下有那沒有獸皮的人嗎？想到這裏我心寒了，越發同情我遠方的朋友了。

四月二十六日

文明戲

小時候，大約十四歲光景罷，每逢星期六，我從親長那邊領下一張四十枚銅元票，約好一兩個學伴，筆直奔往相隔不遠的新世界。我們去不爲看別的，京戲，幻術，哈哈鏡，都引不起我們迷戀，我們去只爲看文明戲我們不坐的；靠住臺下兩旁的方柱，我們癡癡看到散戲。如今將要二十年了，我一回想我當時的熱狂，不禁感到一種悲哀的好笑。多孩氣！然而多神往。那時候除去學校的球類運動，沒有多少娛樂能够代替文明戲的吸引。試想想，近將二十年前，我不過是一個高小的學生。新文化運動才開始了不久。傀儡之家和終身大事還在紙面蕩漾，所謂新型話劇，還只集中幾個前進的大學生的興趣，我習慣地模倣兩句京戲的腔調，但是它的格律打不進我活躍的生命。在我的經驗裏面，西安易俗社的改良秦腔比較容易接受。所以新世界在北平的開幕成了一樁大事，尤

其是住在附近的人家，還是第一次看到那樣高聳入雲的六層大樓！家人帶我們小孩子觀光去了。樣樣驚心動魄，勾引我的好奇。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留住我這小看客的，却只有胡恨生的文明戲。胡恨生。有誰記得他嗎？專門扮演落難的小姐，她（！）一哭我就心軟。還有陳——陳什麼？我記不起來了，只有他洪亮的聲音如今留在我的耳邊。上月我翻開大美畫報，裏面有一張綠寶劇場的廣告，上面赫然印着秦哈哈的名姓。什麼！他還健在！那付逗人笑的怪模樣！可不是，都還在。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潮浪，在政治的劇烈變動之下，文明戲照樣撐持着它的生命。

什麼都變了，我變了，只有文明戲沒有變。它逃了我一年的辰光，我終於把它搽開，無情地，反感地，把它搽開了。我發見了一個真的，一個切近真實的人生，而又滿足我模倣本能的更好的東西。我打進話劇。但是沒有文明戲這個擺渡，我怎麼過到河這邊，過到話劇這邊，實在是一個疑問。我應當謝它一聲才是。它讓我曉得人世有一種東西，可以叫一個小孩子在舞臺上表現自己。

但是，它沒有把我抓住。我越往大裏長，越和他隔膜，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能够把我拖進去做它一個看客。兩個月以前，一個文明戲演員的兒子向某君請教，有什麼方法可以解除他精神上的痛苦，某君轉而問我，我結結巴巴報了一個顯然。我非常同情那有志氣的兒子。他把父親的織業看做恥辱。不到二十年，文明戲演員的兒子對文明戲起

了惡感。

不是嗎？有什麼在變了。

文明戲本身沒有變。它也許採用寫生一樣的布景，五顏六色的台燈，甚至於詞句，受了時代的感染，偶而攙上若干流行的口頭禪。然而，它不肯更動它的本質，因為說實話，一更動，它就怕要失掉它的生命，至少它的吸力。一件東西能够延續生命，不管外面是雨是晴，依然活了下來，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這不是紙紮人，三言兩語可以吹倒。

沒有一個民族不喜歡故事的，尤其是中國民族。從很久以來，說故事和聽故事已經成爲我們一種特殊的習好。我們不僅有文人把它們寫在紙上，更有民間用種種的方式或者藝術表演。章回小說是說書的一種發展，戲劇也未嘗不是它的一種演進；它們的興趣不在人物性格的創造，而在故事的錯落有致，引人入勝。傳奇小說便是一個說明。中國文字在這方面的訓練，表現於若干長篇小說（例如紅樓夢，西遊記，等等）的敘述文章，可以說是達到一個決然的優美階段。這些長篇小說並非沒有性格，但是刻畫分析，顯然不是中國作者主要的努力。我們的哲學不容我們接受深厚的性格，因為神仙或者命運才是悲歡離合的主宰。同樣，在中國的劇作裡面，無論是元劇明曲，有的短到四折，有的長到二十，情節的安排幾乎佔去作者不小的心力。不僅中國，就是希臘也是如此。亞

里士多德把戲劇詮做動作，把情節看做戲劇的靈魂，根據的正是同類的材料。

我們愛故事。這是兒童的魔術，農工的安慰，婦女的餵糧。拿我母親來說，幾乎沒有一齣老戲，她說不出它的故事。她愛全本的長戲，不愛短篇的京戲。京戲採取名角制，輕易不唱一次全本劇。這養成名角的驕蹇，然而，未嘗不也是一種進步，因為它叫我們把注意集中在歌舞上面，無形中提高了我們欣賞的水準。它可以利用它本身的形色來支持它的存在。我們眼前不是糟粕，而是一折精萃，難處就在沒有名角的時候，觀眾未免一哄而散。唱到觀眾沒有了，它不得不返本還原，搬上成本的故事戲來掙扎。舊的過了時，人人知道；新的便應了市。梅蘭芳韓世昌可以獨唱一折刺虎，別人沒有本領，只得請出全本的明末遺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它總算擒住了一個勾魂的線索：愛好故事的心情。

文明戲也擒住了這個線索。

但是，從亞里士多德到我們現在，中間是一個長遠的距離。許多傑作出現了，一部不同一部，部部有它自己的造詣；論據增多，觀點也漸漸修正了。我們承認故事是戲劇一個主要的成分，然而不是唯一的成分，更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成分。一個故事只是一個故事。一個三小時長的故事和一個半小時短的故事，實際半斤八兩顯不出藝術上基本的差異。一個好故事可以生色，不過決定不了全劇的價值。它是一個外在的條件，人人可

以運用；然而一齣戲只有一個作者，一個魂靈，不是人人所能措手。故事不是戲劇，雖說含有戲劇的胚子。它可以亙古不變，但是戲劇的演出，却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同時我們的哲學變了，不再拘泥於機械的命運論，如若命運是謎，人和人性也許是一個更大的謎。人和命運的衝突是一個偉觀，人和人，尤其是和自己的衝突也是一種奇蹟。我們放大了故事的意義；它不復是一種人爲的把戲，而是一種切合人生的形式。故事不是一切。人生是。我們要的是真實，故事僅僅供給部分的真實，它不像人生那樣流動，因而也就不能夠像它那樣的有全部的真實。故事是一個死東西，隨人揉造。人主，不！人生是血肉。

修養較高的士女漸漸離開了那虛有其名的文明戲。一齣好戲是和人生打成一片的。它揮動人生的精華，憑藉若干衝突的場面，給人類的幸福殺出一條血路。人生最高的指示在這裏，人生最深的意義也在這裏。這是娛樂，同時也是啓迪，或者教育。它不伺候某種有私心的觀眾，它拿它的誠懇撼動古今中外。它不巴結人。然而文明戲，時時利用人類的弱點，做爲進身的階梯。唯恐一個故事不够支持自己的存在，它進而奴顏婢膝，諂媚觀眾，取笑而又恭維，然後不顧本身的完整，進行的諧和，氣氛的一致，隨時隨地拿自己開心。它不爭取身分，出人意外，自相輕賤。健全的觀眾搖搖頭走開了，然而它不在乎，它有它的觀眾。

生意

現在天字第一號的生意，該推運輸業。這勾當是賤錢，然而又妙在處處合法，走私，囤積，都能發大財，可是美中不足之點，——名氣太壞。那裏能及運輸業，既賺錢，又於貢獻於抗戰建國！

這樣的好生意，自然不是人人得爲之了。門路，後台，手腕，都不可缺，而資金尚屬餘事。此中翹楚，擁有卡車千餘輛，雖視西南，儼然一「王國」。然而公私物資需要流通者太多了，運輸工具總是感覺不夠，所以雖有一「王國」在上，附庸仍可存在。最小者，有車一輛，身兼車主與司機，僕僕風塵，形同負販，但也照樣賺錢。據此道中人謂，此中困難，不在得車，而在領照；不患無客，而患在缺油。照與油必如何而可得，那就要看各人的有沒有一辦法了。如果你在這一門生意上站穩了，那麼，財富逼人來，你即無意多賺，一時勢亦不許可。福特或道奇貨車一輛，已經有了上萬公里的記錄，雖尚能服務，却已如肺病第三期的癆病鬼，可是你若「出讓」，還可以收回買價四倍乃至六倍之多，而且包你沒人敢說你一句「心黑」。

運輸業對於抗建的貢獻，早已赫赫在人耳目，毋庸我再表揚，但她在公路上的荒涼去處，往往驀地創造出一個繁華的市鎮：——這樣的工業，却是不可不記的，這裏便有

一個標本。

地點，離重慶約十餘公里。本來是連「村」也不够格的小地方，只看路旁一色的新房子，便可明白。但自從有了「站」，特別是有了某大運輸公司的「廠」以後，便完全不同了。這裏有一家旅館，每天塞足了各省口音的旅客，軍政商各界的人物。有大大小小的飯店十多家，招牌上不曰「天津」，即稱「上海」，有理髮館，門面實在不壞。甚至也有專門的「湯圓大王」。而最足表示其特色的，還有游擊式的擦皮鞋童子，除旅館而外，一切的一物質設備」都是爲了該運輸公司的從業員。而從業員之中，十分之九是曾在上海居留過的江浙人，故滿街吳儂軟語，幾令人忘記了這地方是四川。

在貨車奔馳，黃塵如霧的路旁，時常見有裝束入時的少婦，電燙的飛機頭，高跟鞋，拿了手杖或不拿手杖，輕盈緩步，香氣撲人，渾身是久慣都市生活的派頭。她們大都是高級職員的姨太太或臨時太太。但也有服裝雖然摩登舉止依舊不脫土氣的少婦，那大概是司機先生們的「家裏人」，——司機先生們是在沿線的大去處都有一個「家」的，此處是「一起點」，自然是應該有。賣笑生活的女子，又是另一種作風：花洋布的衣服，狼籍不勻的脂粉，短髮打成兩根小辮子，掛在頸邊，辮稍是粉紅色的大綢結。她們的來歷，可就複雜了；有的是從敵人的砲火下逃得了性命，千里流亡，被生活的鞭子趕上了這條路的；也有的未嘗流亡，丈夫或哥哥正在前線流血，她們在後方却不得不犧牲皮

肉從那些「爲抗建服務」的倖運兒手裏乞取一點衣食的資料。

這裏沒有電燈。晚上用古式燈台，點胡麻子油，光昏烟重。但這並不妨礙了人們在室內的活動。當公路上車輛絕跡，飯店裏酒闌人散的時候，賣笑女出動了，而雀戰也開場了。幾家雜貨店的老板娘能夠從洋燭的銷售數目計算出當夜有幾場馬將。到了第二天中午，在飯店裏廣播戰績了：輸贏不大，某主任掏出了三百，某管理員進賬五六百，某科員終場未得一和，也不過輸了九百多元罷了！這個數目，差不多等於該科員全年的薪水，然而他在一夜之間就輸去了，却毫不不在意。

（一九四一年三月）

司機生活的一角

在西北公路上，對於司機的稱呼，最好是這樣四個字——司機同志。如果稱他爲「開車的一」，那你便是不懂得「爭取技術人員」的冒失鬼。我看見過西北公路局的「司機管理規章」之類的文件，知道對於司機的教育工作，的確下了相當的注意。而我所遇到的一位，也的確很規矩，頗知自愛自重，言談行止都是受過點教育，——雖然有人說，我所坐的那輛車是特別車，因而那司機也是特挑的司機，但無論如何，能有好的挑得出來，總是差堪滿意的事罷。

我不知道西南公路是否也有相同的「司機管理規章」之流的東西。想來是一定有的。因為半官的大公司的司機們是有一個管理員的。管理員之流，雖然每個晚上要來一場「陣地戰」，而且他亦不否認有一妻一妾，但每天早上的訓話（對司機們）確是未嘗荒廢。司機們不許酗酒宿娼，不過並無明文不許討姨太太，因此，如果沒有一兩個姨太太，似乎便有損了司機身份似的；他們談話中承認司機至少有兩個家，分置在路線的起點與終點——比方說，重慶一個，貴陽一個。

因為認我是同鄉，有一個司機告訴了我他們的一些職業上的特點。月薪都不大，四五十元而已，但「獎勵金」卻是一繁指望；所謂「獎勵金」，便是開一趟車所節省下來的汽油回賣給公司所得的錢，這是百分之百合法的收入。如果天公作美，不下雨，則自重慶到貴陽一趟，大約可以節省一加倫的汽油，回賣給公司，便是四百元了。要是私下賣給別人，那就是「不合法」便要受處分，因為汽油的「黑市」每加倫六十元七十元都不一定。「我們都不想估這一點小便宜，省下油來，總是規規矩矩回給公司。」我的司機朋友大義凜然地說：「可是公司方面還怕我們搗鬼，算先扣留四五加倫，另做存油。這一項空油，大概可以不動用。」但是據說單靠這筆「獎勵金」，還是不夠生活，所以得隨時「掛黃魚」。這是被默認的「不合法」的行爲，但依然迴避「檢查站」的耳目，免得面子上難堪。有一次，十幾條「黃魚」爭求搭載時，我的司機朋友只允許了五條；

『太重了，有危險！』他說：『我不能不顧到車子的安全！』這樣，他表明了他不是一味貪錢，他倒是在「於人無損」的原則下與人以方便。『黃魚』的乘車費約為兩塊多錢五公里，比正式打票稍便宜些。

『那你一個月總有千把元的進賬，一二年你就是個財主了！』

『那裏，那裏，剛够開銷罷。』他叫屈似的分辯。『我有兩個家，——兩個老婆，四五個孩子，兩處地方的吃用，你看，至苦也要四五百元。再說，我們幹這一行的，總是吃得好一點。每月化在吃喝上，也得二百元。你瞧，光是抽香烟，一天兩包老刀牌，還不是三元多麼？』

這位司機先生總算是個規矩人，不嫖不賭，僅僅有兩個老婆，分放在兩處，成立了兩個家而且每天要抽兩包老刀牌，——這在司機，也是最起碼的消費了，但因他是規矩人，所以他倒安居樂業。另一個就不然了。這位司機先生，夾帶了兩個女子，似乎有滿肚子的委屈，一路上老擺出一付「喪神臉」。他的委屈，由二女子之一說了出來時，大意是如此的：公司的算盤打得精，從前開一趟車，規定全程六十加倫汽油，現在改為四十九了，所以這方面的好處也就「看得見」，但尤其豈有此理的，一個月每個司機至多挨到開三次車，『公司裏，車子不添，司機却天天有新來的，』少開一趟車，司機先生就少了三四百的收入，『那不是存心叫當司機的沒飯吃。』因此，他的結論是：『別看

牠是大公司呢，越是大公司的事越難做，倒不及小公司，譬如××汽車公司，牠那邊的司機一個號頭做上來，說不進賬兩三千！」

「喪神臉」的那位司機先生，其實是應該高高興興的，因為他所夾帶的兩個女人其中年青的一位便是他的新寵。這裏有一段小小的秘密。開車的前夜，查房間的憲警在一家旅館內發見一男一女同在一房，憲警們早就認識這女的，知道她幹的是那一項生意，現在她和一個男子在那裏，不問而知是沒有什麼正經的；然而憲警們還是照例問了，先問那男子：

「你是幹什麼的？」

「司機。」男的回答；立刻拿出證章來給他過目。

「牠是你什麼人？」憲警指一指女的，狡猾地笑了一笑

不料那司機乾脆地答道：「我的爺婆！」

「呵，不是罷？」警察之一倒有點不知所措了，但突然把臉一沉，轉向那女的喝道：「你說，你到底是幹什麼的？你跟他有什麼關係？」

「我和他是夫妻，我不幹什麼，我是他的老婆。」女的也不示弱。

這可激惱了另一位警察了，他上前一步，對那女的厲聲說：「你不用嘴硬，我認識你的！你天天在這條街上走，你幾時嫁給他的？噠，怎樣會晚上忽然跑出一個老公來了

！
女的一看瞞不過，也就且認了：『我自願跟他，你們管不了！我是今天嫁給他的！』

『呵呵！可是你有丈夫沒有？你的丈夫在那里？』

『我有丈夫！』那女的咆哮起來了。『可是和你們不相干。我的丈夫打仗去了，兩年沒有訊息，誰知道他是死是活。我沒法過日子，他要我，』女的指一下那司機，『我自願跟他。誰也管不了我們倆的事！』

『那不成！』警察之一冷冷地說。却又轉臉對他的同伴似乎徵求他的同意道，『帶她到局里去。』

『我不去！你們給我找丈夫來，我就跟你們去！』說着，就簡直往床上一坐，擺出不再理會的姿勢。

『瞧吧，你敢不去。』警察也當真生了氣。『簡直是蠻不講理！』

『還我丈夫來，我就去！』女的聲音忽然嘶啞了，却把臉背着人。『不讓我跟他，誰來活養活我？……』

『算了罷，算了罷，』另一個警察從中轉圓，『隨他們去。』
一手拉住了他的同伴。便打算走。

可是那一個還回頭對司機問道，『你抽不抽大煙？』
『不抽。』司機回答，討厭的扁嘴。

於是查房間的走了，這一幕完畢。

第二天，車開出站約一公里，那女的上了車，她穿一件印花的人造絲旗袍，髮髮，半高跟皮鞋，短褲子，露出兩條大腿，身段倒還不差，臉龐兒略扁，兩頰微突，一對眼睛却頗有點風騷，她爬上車和那另一女人（說是司機的親戚），坐在貨包上。那天是陰天，風吹來很冷，人家都穿了棉大衣，可是那女的只穿一身單。司機把自己的棉大衣丟給她，但仍凍的臉色發青。車走了一二小時以後，忽然停止了，司機探頭叫道：『下來，下來！』於是那女的爬了下來。司機要她擠在他那狹小的坐位裏（這一種新式福特貨車。牠那車頭的司機座和另一個座是完全隔開的，簡直沒法通融），一條腿架在他身上，半個身子作爲他們靠背，他的前胸緊壓着駕駛盤，兩隻手扶在駕駛盤的最上端，轉動都不大靈活，——就這樣開車。

走過西南公路的，都知道那邊是坡多彎多，司機的手腳經常不得閒空，『財神堂』（即車頭）里多放了一點零星東西，司機還嫌礙手礙腳，一定不許可，何況司機坐位上多擠上一個人呢！然而我們這位司機先生竟因捨不得他的新寵受凍而犯了行車的規章。

在車子要爬過一個山頭的時候，那位司機倒底覺得太冒險了，坡爬上一半就又戛然

煞住了，叫那女的仍舊回到車頂貨包上去，一面怒聲叫道：『那不是有個舖蓋嗎？打開來，借被子用一用，裹住了身子！』不要緊的！客人的東西，借用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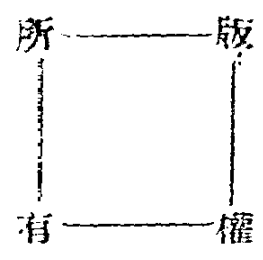
司機在路上就是不折不扣的迭克推多！自然不是個個司機帶了他的『愛人』去作『蜜月旅行』的。

後來那女的到了遵義下車，據她對同車的旅客說，她娘家在遵義。這和她對查房間的所說的，又顯然不符。但從這點却可以推知：這位勇敢司機先生大抵要在遵義又布置一個『家』了，不用說，在重慶和貴陽，他早已各有一個。（一九四一年三月）

文學叢書 **生**

死

定價國幣叁百元整



編者 巴金

選輯者 夢文

印刷者 五洲印刷社

發行者 前進書店
上海四馬路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出版

2-11-82
7771-82
1/2

()